皇清經解

D 18
478
299

門 口12
號 478
卷 299

學
20
299

經義述聞春秋左傳中　高郵王尚書引之著

舍于翳桑　翳桑之餓人

宣二年傳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杜注曰翳桑桑之多蔭翳者注意甚謂桑多蔭翳故宣子與靈輒休止其下引之謹案下文曰翳桑之餓人也則翳桑當是地名僖二十三年傳曰謀於桑下以此例之若是翳桑樹下則當曰舍于翳桑下翳桑下之餓人今是地名故不言下也春秋地名或取諸草木若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隱十年傳）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莊十三年）晉師軍于廬柳（僖二十四年）戰于大棘（宣二年）諸侯之師至于棫林（襄十四年）師逆臧孫至于旅松（十七年）游吉奔晉及酸棗（三十一年）此類不可

枚舉其以桑名者虢公敗戎于桑田僖二十四年入桑泉二十四年禦諸桑隧成六年晉敗狄于采桑僖八年及晉語敗狄于稷桑是也且傳凡言舍于者若出舍于睢上成十五年甯子出舍于郊襄二十六年成子出舍于庫哀十四年舍于昌衍之上僖二十九年退舍于夫渠成十六年舍于五父之衢定八年舍于蠶室舍于庚宗哀八年句末皆地名其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哀八年五梧地名亦取諸草木矣使謂舍于五梧爲在梧樹之下其可乎自公羊氏傳聞失實始云活我於暴桑下而呂氏春秋報更篇曰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骫桑之下有餓人淮南人間篇曰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史記晉世家曰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又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也承其誤杜不能釐正而又臆爲之說非也余友馬進士器之亦云翳桑蓋地名

遂自匹也

杜注曰輒亦去引之謹案此謂盾匹非輒匹也自宣子田于首山至不告而還明盾得免之由盾既免遂出奔出奔出於己意不待君之放逐故曰自匹有匹乃有復故下文言宣子未出山而復而大史謂之匹不越竟也若以此爲輒匹則傳尚未言盾匹下文何以遽云未出山而復乎史記晉世家誤以靈輒爲示眯明云明亦因匹去又云盾遂奔不知遂自匹也卽謂盾奔非謂輒匹去也杜氏蓋因史記而誤穀梁傳敘此事亦云趙盾出匹至於郊

攻靈公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釋文趙穿攻如字本或作弒引之謹案攻

本作殺殺字隸或作煞上半與攻相侶又因上文伏甲將攻之而誤爲攻耳趙穿殺靈公故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若但攻之而已則殺與否尚未可知大史何由而書弒乎杜注宣子未出山而復曰聞公殺而還釋文聞公殺申志反蓋殺有如字及申志反二音故別之曰申志反左傳釋文殺弒非也隱四年經衞州吁弒其君完釋文弒音試與此同今本注及釋文俱改殺爲弒皆放此可以意求不重音釋文已云弒不重音不應於此又音申志反也公殺正謂趙穿殺靈公則杜所據本作殺明甚釋文攻如字亦當作殺如字今本作攻者後人以已誤之傳文改不誤之釋文也殺又音試故別之曰如字隱十一年傳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釋文弒作殺云音試音如字莊三十二年傳不書殺諱之也釋文殺音試一音如字僖九年經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釋文殺如字又作弒今本作殺音試一音如字莊三十二年傳不書殺諱之也釋文殺音試一音如字僖九年經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釋文殺如字又作弒今本作殺音試傳同公羊音試二十四年傳將焚公宮而弒晉侯釋文弒作殺云音試又如字三十三年傳注冀芮欲殺文公釋文殺音試或如字襄二十一年傳注終有弒殺之禍釋文殺申志反又如字二十二年傳吾與殺吾父釋文殺如字一音試定四年傳將弒王釋文弒作殺云如字又申志反是其例矣不直曰殺如字而云趙穿殺如字者以別於上文注之國以殺下文注之聞公殺皆音申志反也若攻字無申志反之音直云攻本或作弒可矣何須別之曰如字乎且傳言攻者多矣釋文皆不作音何獨於此攻字而云如字乎其爲後人所改明矣鈔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一引此正作趙穿殺靈公於桃園然卽殺字也陳禹謨本改從今本左傳作攻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靈公十四年趙穿殺靈公晉

世家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亦皆言殺本於左傳也唐石經始誤爲攻而諸本從之遂使文義不明當據書鈔釋文以正之羣書治要載此傳作攻蓋後人以今本改之也魏徵與虞世南陸德明同時斷無虞陸作殺而魏獨誤攻之理亦當據書鈔釋文以正之晉語趙穿攻公於桃園攻字亦後人所改

未出山

宣子未出山而復杜注曰晉竟之山引之謹案晉語陽處父如衞反過甯甯贏從之及山而還韋注曰山河內溫山也傳曰及溫而還然則未出山亦謂未出溫山也注未詳考且是時晉竟南至河而山在其內僖二十五年傳晉於是始啟南陽杜彼注曰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據此則出山尚未越竟不得以爲

晉竟之山也家語正論篇作未及山而還王肅注曰山晉之境誤與杜注同

倉大夫黿

四年傳及倉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家大人曰黿下當有羹字謂爲黿羹以倉大夫也下文染指於鼎嘗之而出所嘗者羹也則上文原有羹字可知自唐石經脫羹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一指篇飲食部十九羹篇鱗介部四黿篇引此皆無羹字案御覽載此事於羹篇則所引當有羹字今本無者後人依俗本左傳刪之因并刪指篇黿篇兩羹字耳鈔本北堂書鈔酒食部三羹篇出黿羹二字注引左傳倉大夫黿羹陳禹謨本刪注文羹字而正文黿羹二字尚存初學記服食部羹篇引同白帖十六羹

篇出黿羹二字注所引亦同今本注內無羹字亦後人所刪高注呂氏春秋季夏篇及淮南時則篇竝云黿可爲羹引左傳鄭靈公不與公子宋黿羹呂氏春秋諭大篇注引同則傳文原有羹字甚明史記鄭世家敘此事亦云及人見靈公進黿羹又云靈公召之獨弗與羹韓子難四云倉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易林蒙之萃云黿羹芬香染指弗嘗黿羹之交皆本於左傳

鬬穀於菟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引之謹案傳凡言命之曰某者皆名也未有連姓言之者鬬字蓋涉他篇鬬穀於菟而衍自朱梁補后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漢書敘傳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檡與菟同故名穀於檡論語公冶長篇皇疏此兒爲虎所乳故名之曰穀於菟也穀奴口反說文穀乳也從子殼聲作穀者俗字耳

皆無鬬字

無動

十一年傳謂陳人無動動字杜氏無注引之謹案動謂驚懼也昭十八年傳將有大祥民震動震動猶震驚也商頌長發篇不震不動鄭箋曰不可驚懼也爾雅曰震驚懼也震動也文十五年公羊傳其實我動焉爾何注曰動懼失操宋衷注春秋緯曰驚動也見文選羽獵賦注今俗語猶云驚動義竝相通史記陳世家作謂陳曰無驚是其證矣孟子盡心篇王曰無畏文義與此相似

縣公

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杜注曰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引之謹案縣

公猶言縣尹也與公侯之公不同如謂楚僭稱王其臣僭稱公則楚官之貴者無如令尹司馬何以令尹司馬不稱公而稱公者反在縣大夫乎襄二十五年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杜注曰棠公齊棠邑大夫齊之縣大夫亦稱公爲縣大夫之通稱正義謂其家臣僕呼之曰公傳卽因而言之非僭擬於公侯也若以爲僭則公尊於侯齊君但稱侯豈有其臣反稱公侯也若以爲僭則公尊於侯齊君但稱侯豈有其臣反稱公者乎鄉飲酒禮諸公大夫鄭注曰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則孤卿得稱公亦非公侯之公也

旅有施舍　施舍已責　魏絳請施舍　施舍可愛

施舍寬民　施舍不倦　喜有施舍

引之謹案古人言施舍者有二義一爲免繇役地官小司徒凡征役之施舍鄭注曰施讀爲弛鄉師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注曰施舍謂應復免不給繇役是也一爲布德惠益右聲舍子相近舍古音暑見唐韻正施舍之言賜予也宣十二年左傳旅有施舍謂有所賜予使不乏困也若地官遺人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委人以甸聚待羈旅是也成十八年傳施舍可愛昭十三年傳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三十一年傳施舍已責襄九年傳魏絳請施舍寬民又施舍不倦又十九年傳二十五年傳喜有施舍周語縣無施舍施舍若遺人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及廬有飲食之會路室有委候館有積是也又聖人之施舍也施舍謂賜予窮困之人下文喜怒取與則謂因其人之功罪定之也又布憲施舍也議之明施舍以道之忠忠謂惠愛也吳語曰忠惠以善之是也韋注以爲忠恕失之皆謂賜予之也杜注施舍不倦曰施舍猶云布恩德得傳意矣而其他則以

施爲施惠舍爲不勞役強分施舍爲二非也韋注縣無施舍曰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此誤作休息解注聖人之施舍曰施子也舍不亡也注布憲施舍曰施惠舍舍罪也注施舍分寡曰施施德也舍舍禁也注明施舍以道之忠曰施已所欲原心舍過同一施舍而前後屢易其說蓋古訓之失傳久矣

卒偏之兩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服注曰百人爲卒言廣有卒爲承也五十人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爲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見夏官敘官杜注曰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則是於人數之卒兩雜以車數之偏文義之不倫甚矣又案成七年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杜注曰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酌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正義曰以兩之一謂將二十五人也又言卒謂更將百人也舍偏謂舍一偏之車九乘也兩之一焉又舍二十五人也案兩之一爲二

十五人卒爲百人兩之於卒四分之一也傳當先言卒後言兩之一何得先言兩之一後言卒乎其不可通一也一兩二十五人謂之兩之一則一卒百人一偏九乘何以不云卒之一偏之一乎其不可通二也車一乘當有甲士三人九乘則二十七人今云二十五人則不足以供九乘之用若謂二十五人爲步卒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見成元年左傳正義）九乘則六百四十八人（見地官小司徒注）九乘則一百八十人亦不當云二十五人也其不可通三也今案以兩之一卒適吳兩之二字蓋因下句舍偏兩之一而衍當作以一卒適吳一卒百人也半其數則爲偏偏五十人也一卒有兩偏以一卒適吳者以兩偏適吳也以兩偏適吳而舍其一是於偏舍兩之一也故曰舍偏兩之一焉不曰舍卒之半而曰舍偏兩之一者軍制人數多少皆爲之名半卒五十人自以偏名則當舉偏言之不得但云卒之半也不曰舍一偏而曰舍偏兩之一者欲見一卒本有兩偏舍其一於吳仍歸其一於晉也兩者數之偶兩之一猶云參之一四之一耳宣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此傳曰以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則一卒之爲兩偏兩偏之舍其一較然著明學者尚何疑焉自解者誤以偏爲九乘兩爲二十五人又不察兩之一卒之衍兩之二字於是義雜而文亦難通宜乎孔沖遠之病其蹇澀矣（見正義）又案昭元年傳說晉人毀車以爲行曰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正義曰服虔引司馬法皆準車數多少以爲別名此傳去車用卒

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然則偏爲前拒乃人數之名蓋亦以五十人爲偏也齊語曰五十人爲小戎與此異名而同實

薄之也

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家大人曰薄之也本作薄之可也上文引詩而釋之曰先人也此又引軍志先人有奪人之心以明先人之可以制勝然後終言之曰薄之可也此四字乃總結上文之詞今本作薄之也則是專釋軍志之文而餘文不與焉失其旨矣鈔本北堂書鈔軍部一引此正作薄之可也（陳禹謨本刪去）通典兵十五同自唐石經始脫可字而各本皆沿其誤

待諸乎　吾無以待之

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引之謹案待諸者禦之也時上軍未動故郤克欲禦楚師士會以寡不敵衆故收軍而還也魯語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謹云待之楚語其獨何力以待之韋注並曰待禦也昭七年傳曰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管子大匡篇曰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制分篇曰敵人雖衆不能止待（止待猶言止禦下屬爲句待字孫子九變篇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尹知章注以不殺孟子梁惠王篇曰諸侯無待湯之備故放弒無待武之備故也禦敵謂之待故爲宮室以禦風雨亦謂之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其義一也墨子辭過篇宮室足以待

雪霜雨露節用篇待作圍圍卽禦字也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杜注曰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正義曰杜以文承武王克商作頌之後又連四篇詩義故以爲著之篇章劉炫云能有七德故子孫不忘章明功業橫取下文京觀爲無忘其章明武功以規杜失非也家大人曰劉以章爲章明功業是也凡功之顯著者謂之章魯語曰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晉語曰以德紀民其章大矣韋注竝云章著也義與此章字同使子孫無忘其章卽上文所云示子孫以無忘武功則章者正章明功業之謂非謂篇章也功業卽指禁暴以下七德而言故下文曰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若云使子孫無忘其篇章則末矣

又可以爲京觀乎　不可以終

家大人曰古何字通作可襄十年傳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釋文何或作可誤也陳氏芳林考正曰古文可爲何字之省末應遽斥爲誤昭八年若何弔也釋文何本或作可齊策可往矣（姚本如是鮑本作何）宗廟已矣韓策夫爲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后鼓文其魚佳可（佳古惟字）字竝與何同史記陸賈傳何乃比於漢說苑奉使篇何作可皆其證也宣十二年傳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從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宋十行本明閒本監本毛本可皆作何唐石經宋淳熙本岳本皆作可或曰作何者誤余謂可卽何字也此言古之爲京觀所以懲有罪也今晉寔無罪則

將何以爲京觀乎既曰何以和眾何以豐財何以示子孫又曰何以爲京觀四何以文同一例爾雅釋邱疏引此亦作何唐石經作可者何之俗字耳非有兩義也又襄三十一年傳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案不可以終本作可以終世可卽何字也上既言不能終矣此又言何以終世作問詞以申明之正與上文相應也僖十一年傳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文義正與此同下文言令聞長世又與終世相應也唐石經及各本皆作不可以終者傳寫脫去世字僅存可以終三字後人又誤讀可爲可否之可遂於可上加不字耳漢書五行志載此文正作何以終世宋祁本如是今本作不可以終乃後人以左傳改之志文本於劉歆歆所見傳文本作可以終世而可卽何之俗字故引傳直作何也

亢大國之討

十三年傳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家大人曰亢當也襄十四年左傳晉欒黶其上戊亢其下呂氏春秋離俗篇豈亢責也哉高杜注並曰亢當也字通作伉呂氏春秋士節篇身伉其難高注伉當也大國之討謂晉討衛之救陳也言我寔掌衛國之政而當晉之討不得委罪於他人也十二年宋伐陳衛孔達救陳曰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是其證也杜訓亢爲禦以亢大國之討爲禦宋討陳皆失之

此物

十五年傳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杜注曰物事也引之謹案物類也桓六年傳是其生也與官象物而動昭元年傳言以知物九年傳事有其物吾同物宜十二年傳百晉語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韋杜注並曰物類也言周書所

謂庸庸祇祇者其謂此類也夫前六年傳周書曰嬉戲殷此類之謂也十二年傳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皆其證

先大夫之肅

成二年傳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家大人曰肅謂敏捷也爾雅曰肅速疾也肅速也晉語曰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是也韋注肅敬也失之說見晉語才具敏捷則可以勝敵故曰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則肅非肅敬之謂也丁文曰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亦言克之才迥不及先大夫之敏捷非不敬之謂也

欲於鞏伯　豈不欲吳

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引之謹案欲猶好也好呼報反言余雖愛好鞏伯不敢廢舊典而以獻捷之禮相待也古者欲與好同義凡經言耆欲皆謂耆好也言欲惡皆謂好惡也泰誓我尚不欲越語吾不欲匹夫之勇皆謂不好也論語言欲仁欲善孟子言可欲之謂善亦皆與好同義故孟子所欲有甚於生者中論天壽篇作所好荀子不苟篇欲利而不爲所非韓詩外傳作好利矣又昭十五年傳蔡人逐朝吳出奔鄭王怒謂費無極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女何故去之對曰臣豈不欲吳亦謂豈不好吳也杜解欲於鞏伯云欲受其獻解豈不欲吳云非不欲善吳皆失之

寘諸褚中

三年傳荀罃之枉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杜注孔疏

皆不言褚爲何物引之謹案玉篇褚裝衣也字或作袴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引通俗文曰裝衣曰袴說文繫傳曰褚衣之橐也集韻曰褚囊也囊三十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杜注曰褚畜也呂氏春秋樂成篇作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褚可以裝衣亦可以裝衆物說文貯𠐏也所以盛米又曰帳載米貯也繫傳曰貯囊也莊子至樂篇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緪短者不可以汲深賈子春秋篇曰囊漏貯中褚袴貯貯竝字異而義同褚可以裝物亦可以裝人故鄭賈人欲寘荀罃於褚中以出哀六年公羊傳陳乞以巨囊載公子陽生事與此相類也

賴前哲以免也

八年傳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潘安仁西征賦云平失道而東遷繫二國而是袒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懋訓勉勵之勉既改左傳本文於義未爲允愜引之謹案安仁所見左傳蓋作勉勉者免之俗字也秦策免於國患當作免於患大利也鮑彪曰免元作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又曰亦始勉於罪矣晉語曰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韋注以爲勸勉韋注失之辯見國語皆俗勉爲免也古本左傳亦俗勉爲免故安仁誤解爲懋耳義雖未愜然左傳本文作勉於此可見不然則免之與勉意義絕殊傳如作免安仁何肯訓爲勉乎

絲麻菅蔽

九年傳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蔽正義曰陸機毛詩疏曰菅似

茅滑澤無毛柔肌宜爲索蔽與菅連亦菅之類衰服傳曰疏屨者麤蔽蔽之菲也可以爲屨引之謹案絲麻菅蔽皆可爲屨衰服有菅屨麻屨檀弓曰絲屨組纓皆是也此以作屨譬之言菅蔽雖不如絲麻然其爲屨則一也故不可弃

赦罪

十三年傳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引之謹案赦與釋同魏策信陵君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固於思慮失言釋解也故杜注曰晉欲求解於秦釋赦古於君敢再拜釋罪釋赦亦與釋同聲釋聲相近也又昭五年傳賢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赦亦與釋同謂分叔孫氏之邑以賂南遺將以自釋其罪也家語正論篇作以求舍罪舍亦與釋同周官占夢乃舍萌于四方注舍讀爲釋古者釋菜釋奠多作舍字鄉飲酒禮主人釋服大射儀獲而未釋獲古文釋竝作舍

應且憯

君有二心於狄有與又同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憯是用告我杜注曰言狄雖應荅秦而心實憯秦無信家大人曰廣雅應受也言狄人受君之言且憯君之無信是以來告我也周語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憯以非余一人辠注曰應猶受言晉又雖當私賞猶非我一人也晉語若以君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憯也注曰外應受我內憯其非是凡言應且憯者皆謂受且憯非謂應荅也周頌賚篇曰我應受之襄十三年左傳曰應受多福逸周書祭公篇曰應受天命是應與受同義康誥曰應保殷民言受保殷民也僖十二年左傳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言受乃懿德也管子小匡篇曰應公之

賜从且不枋言
受公之賜也

疏行首　問盟首

引之謹案成十六年傳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杜注曰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案下文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則塞井夷竈正所以疏行首非決開營壘之謂也首當讀爲道疏通也謂通陳刻隊伍之道也井竈已除則隊伍之道疏通無所窒礙矣又襄二十三年傳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注曰盟首載書之章首案盟詞簡約無篇章下文毋或如云云是也不得云章首首亦當讀爲道盟道盟惡臣之道也古字首與道通逸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羣書治要作稽首史記秦始皇紀追首高明索隱曰會稽刻石文首作道

三軍萃於王卒

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襄二十六年傳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正義曰楚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昭云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攻之韋昭見彼爲三字故說之使通耳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引之謹案三軍萃於王卒三萃以攻其王族三皆當爲三說文曰三籀文四鄭注覲禮曰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晉之四軍合而攻楚之中軍故曰四軍萃於王卒又曰四萃於其王族不得言三也學者多見三少見三故三字誤書作三幸有襄二十六年四萃之文足以證之耳

閒蒙甲冑

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冑杜注曰閒猶近也釋文近一本作與音預家大人曰訓閒爲近於義無取一本作與是也言以君之靈得與蒙甲冑也莊十年傳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昭二十六年傳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杜注竝曰閒猶與也是其證韓子巳徵篇曰上閒謀計下與民事

爲事之故

爲事之故敢肅使者杜注曰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荅故肅使者家大人曰杜以事爲軍事非也事謂楚子使人來問之事晉語曰爲使者故敢三肅之是其明證矣

官不易方

十八年及襄九年傳竝曰官不易方杜前注曰官守其業無相踰易後注曰方猶宜也引之謹案方常也恒彖傳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謂不易常也檀弓左右就養無方內則博學無方論語里仁遊必有方鄭注竝曰方猶常也周語官不易方韋注曰方道也道與常義相近晉語官方定物注曰方常也物事也立其常官以定百事

師不陵正旅不偪師　官之師旅　百官之正長師旅

引之謹案經傳言師旅者有二義一爲士卒之名小司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是也一爲羣有司之名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濂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濂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是也襄十年左傳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十四年傳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

諸侯晉語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皆
謂掌官成官常者官之師旅猶言羣有司也周室之師旅即官
守也蓋樊仲之官守所守者嗣典也其官則師旅也三句一貫
故下文但曰其非官守也其大小之差則旅卑於師師又卑於
正故八職師旅在正之下成十八年傳師不陵正旅不偪師言
小不加大也襄二十五年傳百官之正長師旅先正長而後師
旅也楚語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
旅言公侯之統伯子男猶官正之統師旅也乃杜注師不陵正
旅不偪師曰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注官之
師旅曰師旅之長注百官之正長師旅曰師旅小將帥也韋注
伯子男爲師旅曰帥師旅也皆不知師旅爲羣有司之名而誤
以爲帥師旅者夫帥師旅者豈得遂謂之師旅乎至韋注周室
之師旅曰周室之師眾則又誤以爲人眾之名矣又案宰夫之
一曰正左傳之師不陵正百官之正長楚語之官正亦謂羣有
司也詳見宰夫一曰正下

臣不敢及

襄四年傳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
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家大人曰臣上亦當有使字三夏文王
皆非宴使臣之樂故曰使臣弗敢與聞又曰使臣不敢及若云
臣不敢及則上下異文矣下文云君所以勞使臣又云君教使
臣使字皆不可省也鄉飲酒禮疏引此無使字亦後人依俗本
左傳刪之案正義云諸侯來朝乃歌文王遣臣來聘必不得同

矣遣臣卽使臣則傳文本作使臣不敢及明矣魯語云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彼文總說六詩而曰皆非使臣之所敢聞則此亦當云使臣不敢及明矣自唐石經始脫使字而各本皆沿其誤小大雅譜正義及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十一引此竝作使臣不敢及

今既耕而卜郊

七年傳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杜注曰啟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引之謹案耕謂正月夏小正正月農耕及雪澤正月已耕矣二月乃卜郊故曰既耕而卜郊杜誤以春分爲耕時孔曲爲之說非也

親我無成鄫我是欲不可從也

八年傳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亾無日矣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鄫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家大人曰親我無成四句承上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而言言楚之親我有始無終而其心且欲以我爲鄫邑故楚不可從不如待晉也杜注以親我爲晉親鄫鄫我是欲爲鄭欲與楚成不可從爲子駟不可從皆失之

焚我郊保　伐我保城　今隧正納郊保

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杜注曰保守也家大人曰郊保與城郭相對爲文保謂小城也保與城同類故言焚成十三年傳曰伐

我係城是也襄九年傳令隧正納郊係奔火所亦謂納國外及縣邑小城之民使奔救火也杜注郊野係守之民亦非檀弓遇負杖入係者息鄭注曰係縣邑小城月令四鄙入係晉語抑爲係障乎鄭韋注竝曰小城曰係莊子盜跖篇曰大國守城小國入係

馮陵我城郭

杜注曰馮迫也家大人曰馮亦陵也馮陵疊韻不得分爲二義十三年傳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杜彼注云加陵也馮亦陵也爾雅馮河徒涉也小雅不敢馮河毛傳云馮陵也正義曰陵波而渡故訓馮爲陵周官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眚之鄭注云馮猶乘陵也乘陵亦疊韻

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

九年傳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杜注曰使匄佐中軍偃將上軍引之謹案上之二字上蓋脫中行偃三字此言范匄年少於中行偃而偃以匄爲賢讓之使居已上也下文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士魴二字衍說見下）使佐上軍是其例矣若但云上之而不言上之人則文義不明杜注欒黶士魴上之云黶魴讓起而此不云偃讓匄則所見本已脫中行偃三字

欒黶士魴上之

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杜注曰黶魴讓起起佐上軍黶將下軍魴佐之引之謹案士魴二字蓋因下文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而衍杜所見本已然蓋下軍將次於上軍佐韓起若不佐上軍則欒黶當佐上軍矣故欒黶與韓起相讓

若士勇爲下軍佐與上軍佐位不相近無由讓上軍佐於韓起也且上文韓起少於欒黶不言少於士勇則不當有士勇二字

攝威之

十一年傳則武震以攝威之釋文攝如字又之涉反家大人曰之涉之音是也攝與懾同懼也謂武震以畏懼之也凡懼謂之懾使人懼亦謂之懾呂氏春秋論威篇威所以懾之字通作攝史記刺客傳荊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蓋聶曰是宜去不敢留吾曩者目攝之謂怒目以懼之也索隱正義解攝字皆誤辯見讀書雜志韓詩外傳曰上攝萬乘下不敢敖平匹夫竝與此攝字同義

荀偃將中軍

十三年傳使士匄將中軍辭曰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家大人曰荀偃上當有使字晉侯使士匄將中軍而士匄辭以荀偃故使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脫去使字則文義不明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下文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趙武上亦有使字也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五人事部六十四引此竝作使荀偃將中軍

農力

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家大人曰農力以事其上與尚能而讓其下對文則農力非耕田之謂也廣雅農勉也言勉力以事其上也農力猶努力語之轉耳小人謂在下之人亦非謂庶民也下文云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

也然則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而無爭心也下文又云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則必不尙能而讓其下矣伐其技以馮君子則必不農力以事其上矣故知農力者勉力之謂非耕田之謂也呂刑云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言勉殖嘉穀也說見呂刑管子大匡篇云耕者農用力言勉用力也說見讀書雜志又云耕者用力不農言用力不勉也此皆古人謂勉爲農之證杜未釋農力二字故具論之

多遺秦禽　多取費焉　多殺國士

十四年傳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杜注曰軍師不和恐多爲人所禽獲家大人曰多讀爲亦祇以異之祇祇適也言我若不歸則適爲秦所禽獲而已多與祇古同聲而通用襄二十九年傳祇見疏也正義祇作多云多見疏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論語子張篇多見其不知量也何注曰適足自見其不知量引之謹案定十五年傳存亾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多亦讀爲祇言服事楚國何益之有適自取貢獻之費而已昭十三年傳曰祇取辱焉二十六年傳曰祇取誣焉定四年傳曰祇取勤焉哀十四年傳曰祇取叛焉文義正相合也哀八年傳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多亦讀爲祇言不足以害吳而適傷魯之國士也哀十三年傳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文義正相合也

射爲禮乎

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釋文射爲食亦反下皆同或一讀射而禮乎音食夜反引之謹案射爲禮乎釋文作射而禮乎是也上文射爲食亦反乃射爲背師句之音也言射則爲背師不射則爲戮其惟射而禮乎杜注曰禮射不求中則本作射而禮乎明矣今本射而作射爲者涉上文射爲背師而誤唐石經爲字係改刻益初刻本是而字也太平御覽工藝部一引此正作射而禮乎

蔑之　暴妾使余

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正義曰言暴虐使余如妾引之謹案暴妾二字文義不相屬疑暴字本在上文蔑字上寫者錯亂在下耳暴蔑猶輕慢也韓子八說篇曰人主輕下曰暴蔑亦輕也見大雅桑柔篇鄭箋文選典引蔡注襄二十年傳曰暴蔑其君而去其親昭九年傳曰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俗本蔑作滅今從唐石經及宋本皆謂輕慢也列女傳母儀傳載此已作暴妾使余則傳寫之誤自漢已然矣

越在他竟

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杜注曰越遠也家大人曰越之言播越也昭二十六年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與此越在他竟同義桓十六年公羊傳越在岱陰齊義亦與此同又昭二十年傳越在草莽定四年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皆謂播越也晉語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亦與越在草莽同義

商旅于市

商旅于市杜注曰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正義曰商人見君政惡陳其不正之物以諫君也引之謹案旅讀鴻臚之臚司儀皆旅擯鄭司農曰旅讀爲旅于泰山之旅謂九人傳辭後鄭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士冠禮旅占古文旅作臚臚記六國表臚於郊祀索隱曰案臚字訓陳也出爾雅爻今爾雅作旅正義曰臚音旅祭名又陳也漢書敘傳大夫臚岱鄭氏曰季氏旅於泰山是也顏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韋昭曰大行今之鴻臚應劭注百官表曰鴻臚者鴻聲臚傳之也莊子外物篇大儒臚傳　陳言也傳言也晉語風聽臚言於市韋昭注曰臚傳也采聽商旅所傳善惡之言是也周語曰庶人傳語此傳上文曰士傳言竝與臚言同義韋注庶人傳語曰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達傳以語士也杜注士傳言曰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然則商人亦卑賤不能徑達故傳言于市以待上之風聽與漢書賈山傳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卽上文史爲書工誦箴諫上文瞽同瞽爲詩公卿比諫卽上文大夫規誨士傳言諫過卽上文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卽上文庶人謗商旅議於市卽此句彼文皆取此傳爲之而未云商旅議於市則是以旅爲商始由誤讀傳文而然正義曰易云亦是商此文連于市若以旅爲商直云商旅于市則文不成義然於市之上增一議字亦足證商人之以言諫而非以貨諫矣

遒人

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杜注遒人行人之官也徇于路求歌謠之言說文辵部迺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從迺從辵辵亦聲讀與記同引之謹案說文遒人當作迺人許君所據左傳

作迓人故於迓下述之如此猶琯字注曰古者玉琯以玉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琯瞱字注曰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瞱皆舉古事以著其字之所出此言古之迓人亦猶是也若如今本說文作遒人則當述於辵部遒字下不當於廾下述之矣且左傳若無迓人之文則此從辵之字何以知爲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者乎玉篇引說文已作遒人則其誤久矣又案作迓者葢賈侍中左傳解詁本也其記詩言及讀與記同則賈侍中說左傳語也

官師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杜注曰官師大夫楚語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韋注曰師長也引之謹案左傳之官師

與工竝舉楚語之官師與旅賁竝舉乃是官之小者襄十五年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杜彼注曰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正義曰釋倒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后尚是也是天子之官師非卿祭法官師一廟鄭注曰官師中士下士賈子階級篇曰古者聖王制爲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以上三說皆不以官師爲大夫

雍門之萩

十八年傳伐雍門之萩惠氏補注曰萩酈元引作荻引之案水經淄水注引左傳作荻乃傳寫之誤非酈氏原文也凡書傳中萩字傳寫多誤作荻案玉篇音且雷切蒿也當從萩釋文云本又作秋引之謹案蒿艾之屬不中爲器晉人無

爲伐之蔌卽楸字也說文楸梓也徐鍇注曰春秋左傳伐雒門之楸作蔌同漢書東方朔傳又有蔌竹籍田貨殖傳山居千章之蔌顏師古注竝曰蔌卽楸樹字也字亦作檇晏子春秋外篇曰景公登箐室而望見人有斷雒門之檇者申山經其狀如檇郭璞注卽楸字也

也乎

家大人曰襄十九年傳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乎字後人所加也與耶同古書通以也爲耶說見釋詞後人不知古字之假借故又加乎字耳後漢書袁譚傳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七禮儀部二十八引此皆無乎字又昭七年傳子產曰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祕也乎也亦與耶同乎字亦後人所加太平御覽鬼神部三引此有乎字亦後人依俗本左傳加之其人事部三十八器物部一及王制正義後漢書儒林傳注引此皆無乎字晉語作其或者未舉夏郊耶說苑辨物篇作其或者未舉夏郊也則也卽耶字明矣以上二條唐石經殘闕

以卒

二十年傳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杜注曰七章以卒盡八章引之謹案杜解以卒二字未安竊謂以猶與也說見釋詞卒卒章也言賦常棣之七章與卒章也卒下無章字者蒙上而省

爲王御士

二十二年傳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杜注曰御王車者引之謹案御侍也御士蓋侍從之臣若周官御僕御庶子之屬見夏官大僕非謂御車者也僖二十四年傳穨叔桃子遂奉大叔以狄師

攻王狄師二字衍王御士將禦之杜彼注曰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卽御僕下士是其證（說見本條）

知不集也

三十三年傳齊侯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奴也知不集也杜注曰集成也釋文知音智又如字家大人曰讀如字者是知不集者知事之必不成非自謂其智之不能成事也

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

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杜注曰臧氏因季氏之欲而爲定之猶爲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之謹案公鉏之意欲季孫立羯以樹恩於孟氏非求勝於臧孫之立悼子也不得云有力於臧氏臧當爲孟因上下文臧氏而誤爲臧耳力功也見晉語韋注言秩本當立立之不足以爲功羯不當立而季氏立之則信有功於孟氏矣謂羯必感其恩也杜不能釐正而曲爲之說非是昭二十八年傳謂賈辛司馬烏有力於王室故舉之晉語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立者將授立之周語鄭武莊有謂有功於王室大動力於平桓有謂有功於王室有功於先君也豈謂有功過於王室過於先君乎

藥石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引之謹案藥字古讀若曜說見唐韻正聲與療相近方言搖療治也江湘郊會謂醫治之曰搖或曰療注搖音曜搖與藥古字通故申鑒俗嫌篇云

藥者療也藥石謂療疾之石專指一物言之非分藥與石爲二物故下文云美疢不如惡石又云石猶生我也三十一年傳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家語正論篇同王肅云藥療也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藥作療正義云不可救以藥讀莊子天地篇曰有虞氏之藥瘍也荀子富國篇曰不足以藥傷補敗藥字竝與療同義藥石猶療石耳注疏說此二字皆未了

寢廟

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正義曰一解案此二字上有脫文鼠不敢穿寢廟墉以爲穴者卽畏人故也但寢則近人廟則幽靜鼠不穿廟豈是畏人故知寢廟閒雅鼠不卽以爲穴必須穿壁始敢安處止爲畏人故也惠氏棟菴曰廟日祭月祀朝聘饗燕皆行之於廟故鼠不穴疏以爲廟幽靜失之引之謹案經言寢廟多指宗廟言之此寢廟則指人之寢室言之寢室爲人之所居故鼠不敢穴襄四年魏絳引虞人之箴曰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民居寢廟獸居茂草故曰各有攸處杜注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非也箴言民獸各有攸處非謂人神不相雜糅此寢廟亦謂人之所居非謂宗廟也凡宮室尊嚴謂之廟荀子禮論篇疏房榭須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楊倞注曰須古貌字貌廟也廟者宮室尊嚴之名呂氏春秋愼勢篇曰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此廟字亦指王者所居言之非謂宗廟也

沒沒

二十四年傳何沒沒也將焉用賄杜注曰沒沒沈滅之言釋文沒沒如字一音妹家大人曰沒沒貪也故下句云將焉用賄晉語不沒爲後也韋注曰沒貪也又不沒於利也注曰不貪利國家也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慮於後高注曰沒貪也史記貨殖傳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沒亦貪也重言之則曰沒沒矣釋文一音妹妹與昧同音昧亦貪也二十六年傳曰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杜注昧猶貪冒二十八年傳曰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漢書匈奴傳贊昧利不顧敍傳苟昧權利顏注並曰昧貪也重言之則曰昧昧矣昧與沒古同聲而通用故史記趙世家昧於以聞趙策作沒於

將庸何歸

二十五年傳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於之而焉得已之將庸何歸杜注曰將用於已之義何所歸趣引之謹案杜說非也吾焉得於之而焉得已之承上君於安歸而言杜并兩意爲一意而以庸爲用歸爲歸趣失其旨矣將庸何歸者將何歸也庸亦何也莊十四年傳庸非吾其庸可冀乎襄十四年傳庸非知愈乎若斯之類不可悉數

庸何傷

文十八年傳人奪女妻而不怒一秩女庸何傷昭元年傳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魯語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

安知之爲庸安知

荀子宥坐篇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詎知之爲庸詎知莊子齊物論篇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知邪

孰能之爲庸孰能也

大戴記曾子制言篇則雖女親庸孰能親女乎解者多訓庸爲用故義不可通

一與一誰能懼我　不利子商

閻邱嬰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弁申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家大人曰與猶當也敵也方言曰懼病也言狹道之中一以當一雖崔慶之眾不能病我也故下文出弁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當也當亦與也二十四年傳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與亦當也管子輕重戊篇曰卽以戰鬬之道與之矣與之敵之也秦策曰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淮南人閒篇曰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后之投卵虎之啗豚史記燕世家曰龐煖易與耳白起傳曰廉頗易與淮陰侯傳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與皆謂敵也高祖紀曰上自東往擊陳豨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言吾知所以敵之也是相當相敵古皆謂之與也晉語楚令尹子玉

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言必病楚師也下文王曰天之祚楚誰能懼之言誰能病之猶申鮮虞言誰能懼我也是懼爲病也成十六年左傳益釋楚以爲外懼乎晉語懼作患患與病義亦相近引之謹案哀九年傳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杜注曰子商謂宋案傳文子字其不可解者有三下文曰伐齊則可敵宋不吉正釋此二句之義則傳意謂不利敵宋也若但云不利子商則是不利於宋與傳意相反矣其不可解者一也伐與敵不同義攻其國謂之伐兩軍相遇而戰謂之敵十七年傳曰我卜伐衞未卜與齊戰二十七年傳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此傳曰伐齊則可敵宋不吉是伐與敵不同也是時宋伐鄭而晉欲救之救則兩軍且相遇而戰可謂之敵不可謂之伐不

得承上伐姜之文而省也乃上句言伐而下句不利子商姝無敵義其不可解者二也子固商姓然不得遂謂之子商姜爲齊姓豈得遂謂之姜齊乎徧考書傳無稱宋爲子商者而言子商謂宋其不可解者三也今案傳自釋曰敵宋不吉不吉亦不利也宋亦商也則商上之字當與敵同義作子則非其義矣子疑當作子子卽與字古人多謂敵爲與已見上下文曰宋方吉不可與也謂宋不可敵也此言不利與商卽是不利敵宋故傳自釋之曰敵宋不吉也子字之形似子又因下文子水位也之文而誤耳東周策秦知趙之難子齊人戰子卽與字今本譌作子漢書高祖紀楚子諸侯人之慕漢者數萬人子亦譌作子又案不可與也杜注曰不可與戰義益誤釋爲與其之與而以戰字增成其義不知與訓爲敵戰義在其中矣越語說戰曰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老子曰善勝敵者不與皆謂兩軍相敵也解者皆誤以爲與其之與而增字以足之韋昭注越語則曰勿與戰王弼注老子則曰不與爭益古義之湮久矣漢書朝鮮傳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言恐不能敵也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亦是誤以爲與其之與而增字以足之史記朝鮮傳恐不能與下有戰字則又後人不曉與字之義而妄增之也

五吏三十帥

齊人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杜注曰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引之謹案晉之五吏具在傳申成二年傳公賜晉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益一司馬二司空三輿帥四候正五亞

旅此晉五吏之舊制也自悼公立軍尉而五吏之名遂先軍尉而省亞旅成十八年傳說悼公命官曰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晉語亦曰祁奚爲元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元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晉語亦曰祁奚爲元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元司馬張老爲元候鐸遏寇爲輿尉籍偃爲輿司馬元尉卽軍尉也元候候奄卽候正也上軍尉輿尉卽輿帥也故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蓋自悼公以後有軍尉而無亞旅此晉五吏之新制也此傳齊賂晉侯爲賂晉平公則所謂五吏者當爲悼公所定一軍尉二司馬三司空四輿尉五候奄矣省武王伐紂誓師坰野曰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爲官凡五晉之五吏其遺法也淮南兵略篇曰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此下當有此司馬之官也一句正行五連仕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怠遺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輜泊賦丈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輶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肢肱手足也五官卽此五吏矣三十帥者師帥也統於六正者也夏官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依小司徒五師爲軍一軍之中師帥凡五六軍則師帥三十大國三軍師帥當十五而有三十帥者古者天子一圻而有六軍今晉地數圻計井出賦自當有六

軍之數非三十帥不足以統之晉自文公作三軍僖二十七年其後作五軍三十一年舍二軍文六年作六軍成三年至悼公舍新軍而復爲三軍襄十四年雖分合不常而車徒之數則一名爲三軍其實六軍故有三十帥也再以乘馬之法計之城濮之戰晉車七百乘在僖二十八年是時晉初作三軍凡五萬二千五百人當爲師帥二十五人晉舍二軍仍爲三軍凡六萬人爲帥帥而一軍鞌之戰八百乘在成二年自文六年至成二年晉舍二軍仍爲三軍凡五萬人爲帥二十有四人帥而一軍平邱之會四千乘在昭十三年自襄十四年晉舍新軍仍爲三軍凡三十萬人爲帥百有二十人帥四十帥而一軍此傳伐齊不言車數以三十帥推之當爲千乘而統士卒七萬五千人每十帥而一軍也若下文百官之正長師旅師旅爲官屬而非將帥詳見前師不陵正旅不偏師下

不可億逞

今陳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杜注曰億度也逞盡也家大人曰杜訓億爲度逞爲盡不可度盡殊爲不辭今案億者滿也逞與盈古字通言其欲不可滿盈也文十八年傳曰侵欲崇侈不可盈厭意與此同說文曰意滿也方言曰臆滿也漢書賈誼傳曰好惡積意說見前我意下意意臆竝與億同是億爲滿也左氏春秋昭二十三年沈子逞殺梁作沈子盈左氏傳欒盈史記作欒逞又昭四年傳逞其心以厚其毒新序善謀篇逞作盈是逞卽盈也廣雅曰盈臆滿也小雅楚茨篇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億亦盈也說見前我庾維億下易林乾之師曰倉盈庾億漢巴郡大守樊敏碑曰持滿億盈是億盈皆滿也

鳩藪澤

爲掩書士田度山林鳩藪澤杜注曰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引之謹案藪澤乃天地自然之利非人所能聚而成之也不得云聚成藪澤鳩當讀爲究爾雅度究謀也大雅皇矣篇曰爰究爰度究猶度也度山林究藪澤皆取相度之義鳩究二字皆以九爲聲小雅小弁篇不舒究之與疇爲韻則究讀若鳩故與鳩通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究藪澤者度其出賦之多寡故下文遂云量入脩賦非以備田獵也賈逵云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見本篇正義尤失經義

數疆潦

杜注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正義曰賈逵以疆爲疆境境埒之地鄭眾以爲疆界內有水潦者案周禮草人凡糞種疆鹽用蕡鄭元云疆鹽強堅者則疆地猶堪種植非水潦之類故從鄭眾之說數其疆界有水潦者計數減其租稅也孫毓讀爲疆潦註云砂礫之田也引之謹案水潦所集不必在疆界且上文之山林藪澤京陵淳鹵下文之偃豬原防隰皋衍沃皆二字平列此疆潦不應獨異鄭眾之說非也孫毓讀爲疆潦蓋疆潦之譌爾雅山多小石礫郭璞注云多疆礫釋文疆居羊反引字林云礫也說文礫小石也玉篇潦同礫力的切眾經音義卷八引通俗文云地多小石謂之疆礫是疆潦者有石之地逸周書文傳篇所謂礫石不可穀樹之葛木以爲絺綌以爲材用者也

不可樹穀故計數滅其租入也孫說爲長

公怨之　幸而後亾

二十七年傳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亾家大人曰怨刺也言伯有志誣其君於君亭趙孟之時賦鶉之賁賁之詩公然譏刺之以爲賓榮寵也廣雅議諫怨也諫通作刺論語陽貨篇詩可以怨鄭注曰怨謂刺上政見鄉風擊鼓漢書禮樂志曰怨刺之詩起詩譜序曰刺怨相尋是怨與刺同義正義以公爲君怨爲怨怒云伯有反將公之所怒以爲賓之榮寵失之遠矣

杜解幸而後亾曰言必先亾家大人曰杜以下文云子展其後亾者也故以後亾連讀謂伯有必徵天幸乃得後亾否則必先亾也不知此以而後二字連讀非以後亾二字連讀亾謂出奔也言伯有幸而後得亾不幸則爲戮故上文云伯有將爲戮也哀二十五年傳衛侯怒褚師聲子褚師出曰今日幸而後亾杜彼注云恐以得亾爲幸是其明證矣僖二十一年傳宋公子目夷曰宋其亾乎幸而後敗亦謂幸而後止於敗不幸則亾也以上三條皆以而後二字連讀

龍宋鄭之星也

二十八年傳龍宋鄭之星也杜注曰歲星木各本木誤作本據上注及正義改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正義曰歲星屬木木位在東方東方之次皆是龍分天之分野而爲大火辰爲壽星大火房心爲宋分壽星角亢爲鄭分故龍爲宋

鄭之星也然則寅爲析木之津析木燕之分野梓愼言不及燕當別有以知之非吾徒所能測也引之謹案龍謂歲星宋鄭以歲星爲候故曰龍宋鄭之星也史記天官書云宋鄭之疆候在歲星是其證也歲星本爲宋鄭之星非以東方之宿房心爲宋角亢爲鄭也杜不得其解而以東方之宿說之誤矣若果謂東方之宿豈有略燕之分星而不數者乎

遺民

二十九年傳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家大人曰遺民本作遺風此涉下文猶有先王之遺民而誤案杜注云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則傳文之作遺風甚明而今本正義云作歌之民與唐世民同顯與杜注不合此後人以已誤之傳文改之也唐風蟋蟀正義云有唐堯之遺風故名之曰唐故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彼疏所引正作遺風故知此疏爲後人所改也漢書地理志作遺民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史記吳世家正作遺風又蟋蟀序云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義卽本於左傳遺風二字與史記杜注及詩正義所引皆合自唐石經始作遺民而各本皆沿其誤

熙熙乎

廣哉熙熙乎杜注曰熙熙和樂聲家大人曰訓熙熙爲和樂聲則與廣字義不相屬予謂熙熙卽廣也周語云熙廣也（周頌昊天有成命傳同）重言之則曰熙熙謂其廣熙熙然也廣哉熙熙猶言遠哉

遙遙始哉岌岌矣

八風

引之謹案樂之有八音以應八方之風也隱五年傳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周語鑄之金磬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賈服注竝曰八風八卦之風是也賈逵注見初學記樂部上因而八音卽謂之八風襄二十九年傳五聲和八風平謂八音克諧也五聲八風相對爲文杜注曰八方之氣謂之八風非也昭二十年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二十五年傳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八風與七音九歌相次則是八音矣八音皆人所爲故曰爲九歌八風若八方之風具是天籟不得言爲矣杜注昭二十年傳曰八方之風亦非大戴記小辨篇天子學樂辨風又曰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辨風卽辨音盧注別四方之風失之管子宙合篇君失音則風律必流輕重已篇吹壎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風猶音也成九年傳晉侯見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土風謂南音此風訓爲音之證樂記八風從律而不姦亦謂八音克諧也說見樂記淮南原道篇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遺風卽遺音故高注曰遺風猶餘聲

天又除之

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卽世將焉辟之家大人曰天又除之字卽指子產而言小雅天保篇何福不除

毛傳曰除開也此言子產位當知政而世皆稱其善天又開除子產而奪伯有之魄則政將焉避子產也天又除之猶言天又啟之啟亦開也三十一年傳趙文子問於屈狐庸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闔戮戴吳天似啟之語意與此相似杜以天又除之爲驅除伯有則於語意不合

過諸廷

三十年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杜解過諸廷曰愆期行過王廷家大人曰過當爲過字之誤也儋括入朝而愆期遇之於廷故曰遇諸廷猶論語言遇諸塗也若如杜注云行過王廷則當言過廷不當言過諸廷矣論語鯉趨而過庭若加一字曰鯉趨而過諸庭

其可乎

婦義事也

君子謂宋其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杜注曰義從宜也引之謹案義訓爲宜不訓爲從宜婦從宜事斯爲不辭矣今案義讀爲儀儀度也言婦當度事而行不必待人也說文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儀與義古字通說文義己之威儀也文侯之命父義和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鄭謂義爲誼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作義儀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之儀大戴禮朝事篇作義樂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儀周語示民軌儀大射儀注引作義晉語曰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楚語曰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又曰其智能上下比義皆謂比度之也說見後比義下字又通作議昭六

年傳曰咎先王議事以制亦謂度事也說見後議事以制下

誰知所敝

國之禍難誰知所敝引之謹案敝猶終也言不知禍難所終也歸妹象傳曰君子以永終知敝雜卦傳歸妹女之終也緇衣曰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是敝與終同義高注淮南原道篇曰敝盡也盡亦終也

與子上盟

游吉奔晉馳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已復歸釋文出與子上用兩珪質于河九字云一本作與子上盟絕句用兩珪質于河別爲一句也引之謹案用上盟字蓋衍文用兩珪質于河此誓也非盟也下文入盟大夫乃言盟耳上文子產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羽子石入皆受盟于子哲氏亦是止之於外而盟於內方止之時不及盟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周官封人大盟則飾其牛牲司盟凡盟詛以其地域之禁麾其牲而致焉傳凡言陳五父及鄭伯盟歃如忘隱七年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僖二十五年新與楚盟口血未乾襄九年王賜之駟旄之盟十年歃用牲加書曰大子既與楚客盟二十六年宋之盟楚人先歃二十七年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亾人之族既盟于北郭昭六年諸侯盟誰執牛耳哀十六年衞大子與豎浞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同上又僖九年穀梁傳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無不殺牲歃血者其倉卒無牲則以人血代之如云孟任割臂盟公莊三十二年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定四年是也無用珪者用珪則非盟也僖二十四年傳子犯以璧授公子請由

此亾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亦是約信而非盟也故晉語但言公子沈璧以質而不言盟（韋注曰質信也）沈璧以自誓爲信　自史記晉世家載此事云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說苑復恩篇亦云沈璧而盟始誤以誓爲盟蓋西漢時已不知誓與盟之有別矣韓子外儲說云咎犯再拜而辭文公止之解左驂而盟于河（趙策荊白馬而盟之與此同）不曰投璧而曰解左驂然則涖牲者乃謂之盟投璧不可謂之盟也杜注投其璧于河曰質信于河注此傳曰沈珪於河爲信也但云質信云爲信則非盟可知杜所據本蓋無盟字

降婁中而旦

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杜注曰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正義曰劉炫以爲五月降婁未中而規杜失之謹案劉說是也月令仲夏旦危中季夏旦奎中月令季夏爲周之八月蓋子蟜之葬在十九年之八月是月降婁中而旦也杜當云周八月今六月降婁中而天明則得之矣而云周七月今五月此誤記月令故爾正義曲護杜氏而云月令是細計之數杜據大略而言故與月令不同非也

諄諄

三十一年傳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釋文諄諄徐之閏反或一音之純反）引之謹案諄諄眊亂也（漢書董仲舒傳天下眊亂）謂趙孟年未滿五十而眊亂如八九十人也昭元年傳詵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杜彼注云八十曰耄耄亂也義與

此同眡老古字通呂刑老荒淳淳或作詵詵又作忳忳爾雅詵詵
漢書刑法志作眡荒
詵亂也釋文詵詵之閩之純
二反或作諄音同楚辭九章中悶瞀之忳忳竝字異
而義同漢書五行志引此文顏注諄諄重頓之貌也失之

高其閒閎

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子產使盡
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
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
館高其閒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杜元凱注云閎門也徐仙
閎音宏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對曰今銅鞮之
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杜元凱注曰
門庭之內迫迮又有牆垣之限爾雅云所以止扉謂之閎郭景
純注曰門辟旁長橛也左傳曰高其閒閎按若館門實高而直
庭內迫迮者卽當云庭不容車不應云門也又高爲門戶非閎
止盜之方文伯不應云以無憂客使若門得車入則子產止須
引車入門致室屋之下何勞壞垣云不可踰越蓋是門旣不大
而止扉又高以牢固扞禦寇賊子產爲其不容車入故壞垣耳
尋文究理郭說得之但閎與閎二字相侶流俗轉寫致有混謬
杜君不加詳覈就而通之未爲允當以上匡謬正俗引之謹案作閎者
左傳原文也作閎者傳寫之誤也元凱從作閎之本而訓爲門
允矣當矣郭注爾雅引作閒閎則爲東晉時誤本所惑師古不
知正景純之誤反據其所引以規杜注非也今取師古之說而
尋究之其不可通者有七凡門之高與牆相稱言門高則牆高

可知門牆俱高則盜賊不能踰越故必高其閈閎而後無憂客使也而云高爲門戶非闕止盜之方其不可通一也傳云高其閈閎厚其墻垣閎與閈同義皆謂門也猶垣與墻同義垣亦墻也邵氏爾雅正義曰閈既爲門閎亦爲門不當重見非也今易閎以閣閣爲門宇止扉之橛而閈則爲門之大名二者竝稱名物固已不倫且何以棖闑之屬皆置而不言而獨有取於止扉之閣其不可通二也高其閈閎謂館門高大也若止扉之閣卑之不足以爲陋高之不足以爲美何所取而必欲高之乎其不可通三也門不容車謂門小也若謂止扉太高車不能進則是礙於止扉而不入非門小不能容矣則傳當言門不容車乎其不可通四也館門高大則可容車矣而止扉太高有礙於車則子產但毀其止扉即可以納車馬何必舍閣而毀垣致于晉人之責讓乎若館門卑小實不能容則雖止扉不高車馬亦不能入車之容不容存乎門之大小不繫乎閣之高卑而謂門不容車由於止扉之高其不可通五也杜注門庭之內迫迮不當兼言庭　釋門不容車也又有牆垣之限釋不可踰越也不可踰越謂墻垣限之非謂止扉太高車不能踰之而過也郭說止扉曰門辟旁長橛也辟與闢同開也謂兩扉既開其旁有長橛以止之也蓋止扉之橛柱門內兩旁門開則插橛於地以止扉使不動若今城門既闢插木樁於旁以止之是也車由門閒出入閣柱門內兩旁不當車道雖高不礙車之出入而云止扉又高不容車入其不可通六也牢固門戶以禦盜賊自有關楗之屬與

止扉之閎無涉閨以止既開之扉非以固既閟之扉也段氏說文注謂閨閉門乃用之非是何扞禦寇賊之有而云門既不大止扉又高以牢固扞禦寇賊其不可通七也尋文究理實不當如師古所說善乎陸氏音義之言曰爾雅所以止扉謂之閎讀者因改左傳皆作各音案下文云門不容車此云高其閈閎俱謂門耳於義自通無爲穿鑿此足以糾小顏之失矣徐仙民與景純同時仙民東晉人師古諱民故稱徐仙而所作左傳音但音宏不音各陸元朗亦但謂讀者改左傳作各音而不言左傳舊本作閎然則賈服諸家之本皆作閈閎無作閎者可知左思魏都賦營客館以周坊飭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閈閎起建安而首立張載注引春秋左傳曰高其閈閎又曰爾雅曰閎巷門也一曰閎門中所從出入也太沖

孟陽所據左傳字並作閈與元凱同則西晉以前舊本皆不誤至東晉時始有譌作閎者而郭氏誤用之以注爾雅耳學者實事求是自當據元凱以揆景純之失何得襲謬承譌而以不誤者爲誤乎近世通儒若惠氏定宇段氏若膺皆舍元朗之正論而從師古之曲說竟欲以東晉時傳寫之誤字改西晉以前不誤之舊本此不可以不辨

繕完葺牆

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唐李涪刊誤曰繕完葺牆文理不達所疑字誤遂有繁文子輒究其義是繕字葺牆以待賓客此則本書字誤爲完書曰峻宇雕牆足以爲比段氏若膺曰古三字重疊者時有安可以後人

文法繩之下文無觀臺榭豈非三字重疊邪況此篇因壞垣屬辭士文伯誇垣之好不應見毀添設字字則無謂矣引之謹案段說是也若皆毀之四字專指牆而言則不得兼言宇矣杜注云葺覆也釋文云謂以草覆牆也然則繕完葺牆者既繕完之又以草覆之耳李以繕完葺三字爲繁文案成元年傳臧宣叔令脩賦繕完亦是既言脩而又言繕完也其上三字平列而下一字總承之者內外傳中亦往往有之桓六年傳云嘉栗旨酒正義曰所祭之酒栗善味美　文十六年傳云賦斂積實注實財也齊語云論比協材晉語云假貸居賄楚語云蓄聚積實注實財也文義並與此同而李以爲繁複自未曉古人屬文之例耳

威儀

衞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衞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家大人曰令尹圍之威儀本作令尹圍之儀其威字則涉下文威儀而衍儀謂容儀也故杜注曰言語瞻視行步不常言令尹之言語瞻視行步有似於人君非謂其有威儀也下文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令尹有他志而瞻視言動上儗於人君何可畏可象之有且下文明言令尹無威儀則不得言見令尹之威儀矣正義曰言令尹之儀今本作威儀顯與本疏下文不合乃後人依已誤之正文改之已是國君之容矣服虔曰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服本似君作以君今本正義謂作似君惠氏已辨之服言以君儀者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以上正義案服言以君儀孔言用君儀皆但言儀而不言威儀則正文之無威字明矣

至下文引詩敬愼威儀云云乃言威儀耳自唐后經始衍威字而各本皆仍其誤羣書治要有威字亦後人以誤本左傳改之漢書五行志引此無威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九十七終

靈川秦培瑤舊校
南海鄒伯奇新校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一百九十八　學海堂

經義述聞　春秋左傳下　高郵王尚書引之著

不靖其能　請免之以靖能者

昭元年傳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污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污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杜注不靖其能二句曰安靖賢能則衆附從引之謹案其能謂處不辟污出不逃難也而云安靖其處不辟污出不逃難則文不成義矣今案傳曰靖其能又曰賞其賢則靖與賞意當相

近傳又曰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又曰請免之以靖能者則靖有表章風勸之義靖當讀爲旌旌表也言魯使本當戮以其能是二者而免之所以表章之也表其能卽是賞其賢故下文又曰賞其賢矣旌表其能所以勸羣吏若不旌其能以示之孰肯勸勉而爲能者乎故曰不旌其能其誰從之也僖二十四年傳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哀十六年傳猶將旌君以徇於國竝與此同義以六書之例求之靖從靑聲靑從生聲生主卽生字旌亦從生聲故旌字得通作靖旌之通作靖猶旌之通作精也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爰精目孟郁脩堯廟碑師工旌密卽精密字

造舟于河

造舟于河正義曰詩云造舟爲梁是比舟以爲橋也釋水云天子造舟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孫炎曰比舟爲梁郭璞曰比船爲橋皆不解造義葢造爲至義言船相至而竝比也家大人曰造之言曹也相比次之名也造次一聲之轉故凡物之次謂之造昭十一年左傳僖子使助臺氏之造杜注曰造副倅也張衡西京賦屬車之造薛綜注曰造副也義與造舟竝相近故薛綜注東京賦曰造舟以舟相比次爲橋也李巡孫炎皆言比舟正釋造字之義沖遠不得其解而轉訓爲至爾雅釋文訓造爲作宣十二年公羊傳疏引舊說訓造爲詣又轉訓爲成皆由不知造爲比次之義故望文生訓而卒無一當矣

露其體

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曰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家大人曰露猶

疲也僤也呂氏春秋盡數篇曰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爲腫爲風處耳則爲掘爲聾處目則爲瞽爲盲處鼻則爲鼽爲窒處腹則爲張爲疛爲痿爲蹷然則氣鬱而不宣者體之所以僤也故曰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方言曰露敗也管子五輔篇曰振罷露罷與疲同資乏絶秦策曰諸侯見齊之罷露是露爲疲僤之義露羸一聲之轉故廣雅曰疲羸憊與僤同極也劉子湯問篇氣甚猛形甚露張湛曰有膽氣而體羸虛是露卽羸也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曰路羸困也今本羸路作羸困之路此後人不曉路字之義而妄改之也案音義丁張竝云路與露同又所注文內無困之二字今據刪呂氏春秋不屈篇士民罷潞秦策士民潞病於內高注竝曰潞羸也路潞皆與露同故杜言體羸露也正義不曉露字之義乃云肌膚瘦則骸骨露又云羸露是露骨之名其義與傑相近傑露形也羸露骨也皆失之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正義曰女在房室故以室言之家大人曰晉侯以近女而生疾不言近女而言近女室於義轉迂易林鼎之復云女室作毒爲我心疾則漢人所見本已與今同案室當爲生字之誤也蓋生誤爲至又誤爲室是謂近女爲句生疾如蠱爲句本文女蠱爲韵下文會志祐爲韵傳凡言是謂者文多用韵若是後將育于姜是謂沈陽可以興兵之類是也若以近女室爲句疾如蠱爲句則失其韵矣又案下文曰女不可近乎言近女不言近女室此近女下本無室字之證上文曰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又曰四姬有省猶

恭于震震與振通振動者戰栗變動也春官大祝辨九拜四曰振動鄭大夫曰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後鄭曰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是董與動通董振擇之者震動恪恭以擇之言敬之至也

寡君舉羣臣

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賜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正義曰舉亦皆之義言舉朝羣臣也家大人曰舉當讀爲與舉與古字通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禮運選賢與能卽大戴禮王言篇選賢舉能也楚辭七諫與世皆然兮王逸注曰與舉也史記呂后紀自決中野兮蒼天舉徐廣曰舉一作與言不唯寡君與羣臣受賜而已先君之靈亦寵嘉之魯語曰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成四年傳寡君與其二三臣昭十九年傳寡君與其二三老是也正義失之

可無則必生疾矣下文曰淫生六疾又曰今君至於淫以生疾此生疾二字之證又曰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此生疾如蠱之證又案晉語亦曰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下文亦云非鬼非祭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此尤是謂近女生疾如蠱之明證也段氏說文蠱字注讀是謂近女室疾爲句近女室非疾名不得以近女室疾連讀如蠱爲句尤非

董振擇之

三年傳君若不棄微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杜注曰董正也振整也正義曰董正釋詁文也振爲整理之義言正整選擇示精審也引之謹案擇女爲昏無所用其糾正亦無所用其整理杜注非也今案董當讀爲動動振之言振動也振動謂之動振猶恪恭謂之恭恪昭十六年傳無有不共恪是也周語曰民用莫不震動恪

且諺曰

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家大人曰且諺曰本作曰諺曰晏子既使宅人反其故室矣因謂宅人曰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云云上曰字仍是記事之詞白諺曰以下方是晏子之語若作且諺曰則與上文不相承矣自唐石經上曰字誤作且而各本皆從之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此竝作曰諺曰今本晏子春秋雜篇有晏子使晉一篇文與左傳同且諺曰三字亦同此後人取誤本左傳竄入者非晏子原文其原文見元刻本及明沈啟南本與左傳事同而文異左傳之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彼文作先人有言曰毋卜其居而卜其鄰舍餘見羣書拾補

四方之虞

四年傳君若苟無四方之虞杜注曰虞度也家大人曰虞憂也

范望注太元元瑩曰虞憂也繫辭傳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襄三十年傳曰以晉國之多虞哀五年傳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晉語曰衞文公有邢狄之虞韋注虞備也失之吳語曰越曾足以爲大虞乎韋注虞度也亦失之又曰今伯父有荊蠻之虞皆其證也

亨神人

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杜注曰亨通也陸粲附注曰劉向新序善謀篇援此文亨作享古字亨享通傳遂辨誤曰愚謂劉自誤非通也陳氏芳林考正曰亨爲古享字固然但此處則作通義解爲長引之謹案亨當從新序讀爲享杜不讀爲享者蓋以神可言享人不可言享享耳不知古人之文多有從一而省者人固不可言享亦得因神而并稱之襄二年傳萊人使正輿子

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邱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幷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然則以享神人亦是從一而省文耳襄二十七年傳能歆神人杜注曰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彼言歆神人此言享神人皆是因神而幷及於人也又案亨爲古享字以誤解爲通故古字得存若杜解爲享祀之享則後人必改爲享矣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皆古享字王弼誤解爲通故古字得存故傳注誤解者亦可以考見古本云

以盟其大夫

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正義曰崔杼弒莊公立其弟景公孤謂景公也以其幼小輕弱之惠氏補注曰呂氏春秋載此事曰慎行篇毋或如齊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凶其大夫弱其孤謂殺崔成崔彊凶其大夫謂崔杼強而从左氏傳世既久或先秦以來所據本異當以呂覽爲正家大人曰惠說非也弱其孤謂弱景公孔說是也盟其大夫謂崔慶盟國人於大宮也自弒其君以下三句皆一時之事若崔杼父子之从在弒莊公後三年與前事絕不相涉慶封之害崔杼非其罪之大者楚靈王無爲數之以告諸侯也呂氏春秋作凶其大夫者凶字古讀若芯盟字古亦讀若芯說見唐韻正盟凶同音故僭凶爲盟耳盟明凶三字古竝同音管子七法篇世主所賞者寶也所親者戚也所重者爵祿也凶君則不然凶君

卽明君也明之通作𠔃𠔃猶盟之通作𠔃矣高氏昧於假偕之義故云𠔃其大夫謂崔杼強而从惠氏又以弱其孤爲殺崔成崔彊夫崔成崔彊慶封已殺之矣豈特弱之而已乎且以孤爲崔杼之子則弒其君弱其孤兩其字義不相屬矣若必改盟爲𠔃則下文之以盟諸侯又作何解何不察之甚也

使亂大從　鄭勝亂從

五年傳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杜注使亂大從曰使從於亂釋文正義竝引服虔注曰使亂大和順之道哀二年鄭勝亂從杜注曰釋君助臣爲從於亂引之謹案傳言亂從不言從亂杜注非也兩從字皆當訓順書傳從字多訓爲順不煩枚舉言立適大順也今殺適立庶則亂大順矣助君順也今釋君助臣則亂順

矣亂從猶言犯順僖三十三年傳文不犯順是也家語正論篇使亂大從王肅注亦曰從順也是舊說皆如是杜棄而不用何耶惠氏補注說使亂大從亦以服注爲是

議事以制

六年傳咎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杜注曰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引之謹案杜以議事爲臨事非也漢書刑法志引傳文李奇注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案李以議爲議論之議亦非傳意議讀爲儀儀度也制斷也謂度事之輕重以斷其罪不豫設爲定法也說文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繫辭傳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議陸績姚信本竝作儀惠氏周易述曰儀度也將舉事必先度之

則必中于彼矣君將出政亦先案惠說是也儀與擬皆度也作于朝廷度之出則應于民心

儀者假僭字耳正義曰必議論之而後動失之少牢下篇其脅體儀也鄭注曰說見前其脅體儀也下今文儀或爲議宣

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十一年左傳令尹蔿艾獵城沂程土物議遠邇昭三十一年傳士彌牟營成周議遠邇量事期皆言度其遠邇也魯語曰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言度其老幼也淮南俶眞篇曰不可隱儀揆度兵略篇曰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隱議卽隱儀廣雅曰隱度也是儀度之儀古通作議也鄭語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漢書地理志議作儀晏子春秋外篇博學不可以儀世墨子非儒篇儀作議字又通作義襄三十年左傳女待人婦義事也義事亦謂度事也說見前婦義事也下

謖之以行

謖之以忠謖之以行杜注曰謖懼也漢書刑法志謖作矱顏師古注曰矱謂奬也家大人曰顏說是也謖之以行謂舉善行以奬勸之故楚語敎之春秋而爲之謖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韋注曰謖奬也方言曰自關而西秦晉之閒相勸曰謖或曰獎獎與同中心不欲而由旁人之勸語亦曰謖又曰慫慂勸也南楚凡已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慫慂慫與謖義亦相近

願與諸侯落之

七年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杜注曰宮室始成祭之爲落正義曰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鄭元云言路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

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云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然則不釁似無祭而杜言宮室始成祭之爲落者以其言落必是以酒澆落之雖不如廟以血塗其上當祭中霤之神以安之家大人曰注謂宮室始成祭之爲落正義謂祭中霤之神皆於禮無據雜記注明言不釁者不祭明矣正義又謂落是以酒澆落之尤與傳義不合（庾蔚之解雜記注曰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則庾說已誤）案爾雅曰落始也與諸侯落之者與諸侯始其事也楚語伍舉對靈王曰今君爲此臺願得諸侯與始升焉是其明證矣宮室既成於是享賓客以落之故雜記注曰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又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以爲證哀十七年傳曰衞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事亦相類昭七年傳又曰楚子享公于新臺卽是與諸侯落之之事也然則落之之事享也非祭也四年傳叔孫爲孟鐘饗大夫以落之義與此同服虔注以落爲釁鐘正義謂以血澆落之竝非是小雅斯干篾曰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旣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則落與釁明是二事釋文訓落爲始是也正義謂以血澆落之亦非是或以爲祭或以爲釁或言以酒或言以血皆由不知落之爲始而誤以爲祭或以爲澆落之義也

寵靈

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正義曰言開其恩寵賜以威靈以及楚國引之謹案寵靈之靈非威靈之謂也廣雅曰靈福也言寵楚國而賜之以福也凡傳稱以君之靈以大夫之靈

者靈皆謂福也三十二年傳曰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哀二十四年傳曰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靈亦福也班固典引曰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聒燕後昆覆以懿鑠寵靈二字亦承福字言之是靈與福同義此傳上文曰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卽所謂寵靈也下文曰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又承寵靈言之是寵靈楚國卽寵福楚國也若云寵威楚國則義不可通

行期

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杜注曰問魯見伐之期引之謹案下文曰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則行期當謂會盟之期襄二十四年傳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期杜注曰請會期是也會盟則兩君皆行故問魯君行期若伐魯之期由楚定之何須問魯乎

黃熊

引之謹案晉平公夢黃熊入於寢門左傳昭七年國語晉語皆載此事其字竝作熊罷之熊舊本無不如是正義曰諸本皆作熊字謂諸舊本也自解者以鯀爲黃熊入於羽淵輒疑獸非入水之物而讀爲罷三足能之能正義引梁王曰鯀之所化是能鼈也若是熊獸何以能入羽淵羞出梁元帝左傳音史記夏本紀正義曰鯀之羽山化爲黃熊熊音乃來反下三點爲三足也至唐初遂有徑改爲能者釋文曰今本作能者勝也謂之今本則爲唐初之本而非舊本矣此說之一變也或昧於熊與鼈之二說而不能定遂於作能之本而如字讀之不以爲熊亦不以爲鼈而以爲說文之能熊屬足侶鹿見釋文此說之又一變也今案黃熊

入夢乃鯀之神神狀似熊非眞熊獸也獸非入水之物而神則可以入水中山經曰驕山神矞圍處之其狀如人面羊角虎爪恆遊于雕漳之淵出入有光海外東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爲水伯在玄丹北兩水間其爲獸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黃則神之獸形者未嘗不入於水也太平御覽獸部二十引瑣語曰晉平公夢見赤熊闚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卿曰浮遊既敗於顓頊自沒沈淮之淵其色赤其言亦熊固入淵矣此黃熊入夢與彼略同何得以入淵之文而疑其非獸乎釋文載一說曰既爲神何妨是獸正義曰神之所化不可以常而言之此說是也若以爲能髣之能則黃字義不可通爾雅髣三足能不云色黃白帖卷

九十七熊下引逸周書王會篇曰東胡獻黃熊今本逸周書作黃羆蓋後人所改李善注南都賦引六韜曰散宜生得黃熊而獻之紂則熊固有色黃者黃熊蓋卽羆也爾雅羆如熊黃傳言黃熊則其獸而白文大雅韓奕曰赤豹黃羆今本并誤叔反誤皮玄化爲熊與非髣明甚正義引張升反論今本論辯見錢氏經史答問鮌化爲熊與終窮爲韵而斷以王騰蠅爲韵傅元潛通賦鮌亟變而成熊與終窮爲韵而斷以王劭云古人讀熊于陵反張升用舊音傅元用新音其辨明矣張升後漢人傅元晉人而字皆作熊不作能蓋當時猶未有三足髣之謬說也今由正義所引而更以五證明之楚辭天問化爲黃熊巫何活焉王逸注曰言鯀死後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也王注不以爲三足髣則其字作熊不作能可知其證一也說苑辨物篇載國語之文曰鄭簡公使公孫成子

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
久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邪意厲鬼也子產曰昔鯀
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字正作熊與宋明
道本國語相合明道本注曰熊似羆宋庠本正文熊作能注熊
似羆作能似熊非也洪興祖天問補注亦誤謂
國語作能其證二也論衡紀妖篇載左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及昔
堯殛鯀於羽山其神爲黃熊之文而解之曰夢象也吉凶且至
神明示象熊羆之占自有所爲又無形篇魯公牛哀寢疾七日
化身變者冀牛哀之爲虎鯀殛羽山化爲黃熊
人字正作熊與紀妖篇同且以虎熊並言則其爲熊字無疑今
本熊作能加雙行小字於下曰能音奴來反乃後人所爲非其
原本也豈有紀妖篇作熊羆之熊而此又作能者乎陳氏芳林反以能
字爲是蓋考之不審也　則其字爲熊明矣其證三也正義引賈逵
曰熊獸也如傳本作能則賈氏當以三足鼈釋之今賈云獸而
不云鼈則其字作熊可知檢經典釋文序錄注左傳者六家莫
前於賈逵解詁而字正作熊則熊爲左氏原文也其證四也中
山經青要之山南望堺渚禺父之所化郭璞注曰鯀化於羽淵
爲黃熊今復云在此然則一已有變怪之性者亦無往而不化
也是景純所據左傳國語字正作熊其證五也是皆左傳國語
古本作熊之明驗矣請再以杜本求之黃熊二字杜氏無注蓋
以熊之爲獸人所共知故耳若作能字則爲異狀之鼈不得無
注故傳之作熊不作能觀於杜之無注而知之矣藝文類聚獸部熊引左傳
夢黃熊入於寢門白帖卷九十七熊云晉侯夢黃熊入寢子產
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則唐人所據之本固有不
誤者自陸德明誤從作能之俗本且如字讀之而以爲熊屬足似
鹿其後國語舊音宋庠補音皆仍其誤夫訓爲獸名則當作熊

訓爲髓名則當作能今作能字而以爲獸名則既不合於舊本之熊又不合於三足鼈之能是創前人未有之曲說所謂歧又有歧也且能如字讀者獸名也如謂獸不可以入水則雖改而爲能仍非入水之物如謂神之所化自可入淵則舊本作熊理本無礙何須改而爲能乎甚矣其謬也陳氏芳林內外傳攷正段氏若膺說文注皆爲陸氏釋文所惑而以能字爲是熊字爲非故具論之

陟恪

叔父陟恪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杜注曰陟登也恪敬也大雅文王集傳引或說曰陟恪當爲陟降引之謹案恪讀爲格爾雅曰格陟登陞也是格與陟同義陟格謂魂升於天也既言陟而又言格者古人自有複語耳莊子德充符篇彼且擇日而登假大宗師篇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假與格同格亦登也楚辭離騷陟陞皇之赫戲兮陟亦陞也格與恪古字通論語爲政篇有恥且格漢山陽太守祝睦碑格作恪後漢書班固傳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文選格作恪逸周書小開武篇罔有恪言卽格言也不必改爲陟降

不能相禮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釋文作病不能禮曰本或作病不能相禮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傳文本無相字故注云不能相儀荅郯子勞以此爲已病傳如本有相字文義已明杜可無不能相儀之注矣且下云苟能禮者從之不能禮正與能禮相對唐時本已衍相字陸氏不從是也惠氏定宇補注曰相字蓋襲上文相儀

而誤引之謹案臧惠二說是也古者謂習於禮曰能禮周語晉侯其能禮矣是其證上文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是不能者相儀與荅郊勞二事故總言之曰不能禮如曰不能相禮則專指相儀言之遺却荅郊勞一事矣史記孔子世家索隱曰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禮乃講學之病者不能禮爲病非疾困之謂也據此則司馬貞所見本亦無相字今索隱病不能下有相字乃後人據俗本左傳增之也觀索隱曰不能禮爲病足證所引傳文無相字矣王肅家語正論篇注曰僖子病不知禮文雖小異而亦無相字又案上文不能荅郊勞下注曰爲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相字亦後人所增藝文類聚人部六引傳文正作病不能禮無相字

聖人之後　聖人有明德者

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服虔注曰聖人謂商湯見史記孔子世家集解　杜預注及王肅家語注竝同下文曰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杜注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家語觀周篇改其文曰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德而達者焉王注曰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爲宋君史記孔子世家亦改其文曰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引之謹案聖人謂弗父何正考父也聖人之後謂孔子爲弗父考父之後故下文遂曰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此言其祖之有明德而爲聖人也故下文遂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

世其後必有達人此言弗父考父德爲聖人而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也曰聖人曰聖人有明德者皆指弗父考父言之故篇內無一語及商湯者解者誤以聖人爲商湯湯有天下不得謂之不當世於是改易其文曰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牽就其說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或曰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爲宋君不知聖人有明德者聖人卽謂弗父考父不必加之後二字也聖人卽是有明德者古人自有子長國家者君子卽是長國家者也且下文方言其後何得亂其次序耶以弗父考父爲聖人者聖爲明德之通稱不專指大聖逸周書謚法篇曰稱善賦簡曰聖敬賓厚禮曰聖鄉飲酒義曰仁義接賓主有事祖豆有數曰聖管子四時篇曰使能之謂明明且賢此謂聖人秦誓曰人之彥聖緇衣引君陳曰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小雅正月曰其曰予聖小旻曰或聖或否大雅板曰

聲聖管管齊語曰卑聖侮士越語曰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明德之通稱也襄二十二年傳焉用聖人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敎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鄭元云聖通而先識也尚書洪範云睿作聖者通識之名尚書又稱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詩稱人之齊聖皇父孔聖毋氏聖善皆非大聖也弗父之讓考父之共其有明德如是得不謂之聖人乎固不必商湯而後爲聖也敘孔子之先而但及弗父考父者舉其近者言之耳若欲舉其遠者則湯之先更有契爲聖人不得以湯爲始也韓詩外傳曰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曰孔某命爾爲司寇彼敎孔子之先亦但及弗父而止是其例也

官職不則

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何可常也杜解官職不則曰治官居職不一法引之謹案則猶等也均也

說文則等畫物也是則與等同義管子七法篇曰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呂氏春秋功名篇曰取則行鈞（均鈞古字通）是則與均亦同義官職不則謂賢否不同也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也壹也類也則也皆謂同也不同不壹不類不則皆謂異也故曰同始異終也杜訓則爲法而又云不一法以牽合上三句之義其失也迂矣

樂

九年傳晉侯飲酒樂釋文樂音洛引之謹案樂當如字讀謂平公飲酒而樂作也（古者謂作樂爲樂故檀弓云是月禫徙月樂）下文屠蔽酌以飲工曰辰在子卪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正指此樂字而言檀弓載此事云平公飲酒鼓鍾杜賁曰（卽屠蔽）子卪洛非也檀弓忌日不樂說者亦誤讀爲哀樂之樂辯見檀弓

孤斬焉在衰絰之中

十年傳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杜注曰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引之謹案斬讀爲慙慙焉者哀痛憂傷之貌晉語曰吾君慙焉其亾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是也檀弓曰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語意與此相似慙之言僭痛也小雅雨無正篇僭僭日瘁鄭箋曰僭僭憂之楚辭九辯憯悽增欷王逸注曰愴痛感動歎累息也古聲憯慘相近洪範沈潛剛克文五年傳潛作漸是其例矣杜不得其解而臆爲之說非是

貌不道容

十一年傳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引之謹案貌不道容貌當爲視此涉上文容貌而誤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從之漢書五行志作貌亦後人依誤本左傳改之案上文云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道容言不過步則不能昭事序矣故云視不道容貌矣故云登帶則不能道容貌矣故云視不道容言不昭上下皆以言視對文今本視作貌則與上文不合且貌卽容也今云貌不道容則是容不道容矣此必當依上文改正

是四國者

十二年傳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杜注曰四國陳蔡二不羹劉炎伯規過曰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皙問於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錢氏荅問曰賈子書大都篇云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奉公子棄疾內作難然則左氏傳云四國者兼葉言之昭十三年傳稱陳蔡不羹許葉之師葉本許都靈

王遷許於城父而取其地故有許葉之稱十一年十二年傳但稱陳蔡不羹而不及葉者傳寫之脫文杜不審而分不羹爲二以當之誤矣當時實有四城改四爲三亦非其實引之謹案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與此相應則無脫文可知楚語曰靈王城陳蔡不羹又曰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史記楚世家亦曰今吾大城陳蔡不羹陳蔡下皆無葉字豈得盡謂之脫文乎陳蔡不羹實三國故楚語既言三國又言三城而此言四國者涉上文兩四國字而誤上文曰四國皆有分又曰周與四國鄭注觀禮四享曰四當周與四國也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箕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正與此同周官內宰疏引鄭志荅趙商曰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耜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劉說是也特以納棄疾者亦有葉邑之師故後世傳聞之誤遂謂靈王所城者亦有葉賈子書所云者是也以十一年杜注考之不羹城在今襄城縣東南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雖有東西二不羹然杜注及土地名竝云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縣西北有不羹亭定陵之不羹有亭而無城則非靈王所城者也傳所謂大城不羹其爲襄城縣之不羹城無疑水經汝水注亦云汝水又東南逕襄城縣故城南又東南逕東不羹城南引春秋傳大城陳蔡不羹爲證而西不羹亭則僅見於濊水注濊水又東南逕襄城縣故城南又中不引春秋傳爲證陳蔡不羹相距或二三百里或三四百里而今之襄城南距葉縣六十里古葉邑卽在葉縣南三十里與襄城東南之不羹城相距不及百里襄城之不羹已大城矣未百里而又城葉無是理也學者當據內外傳以正賈子之誤何反據賈子以疑左氏乎十三年傳言許葉之師者案傳曰棄疾君陳蔡城外屬焉楚世家作方城外屬於棄疾者葉人之從棄疾宜也之蔽也則葉固方城外之邑屬於

奚必靈王所城者而後爲之用乎且傳不言陳蔡許葉不羙而言陳蔡不羙許葉明陳蔡不羙是靈王所城之大都而許葉則否故先言陳蔡不羙後言許葉而楚語則但言陳蔡及不羙人納棄疾不言許葉也若謂葉本許都故有許葉之稱則尤非事實十三年傳曰楚子遷許而質許圍故許圍作亂又曰帥陳蔡不羙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杜注四族蔿氏許圍蔡洧蔓成然是許國之師實許圍所召也九年遷許於夷遷方城外人於葉十一年又遷許於荊見十三年傳許與葉皆受蕩析離居之害遂叛靈王而從棄疾故曰帥陳蔡不羙許葉之師許謂遷荊之許非謂葉也許已遷夷遷荊何得仍謂葉爲許乎葉本楚邑自許遷於葉遂謂葉爲許九年傳遷許于夷遷方城外人于許杜注曰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謂之許是也然言許則不言葉矣自許遷夷遷荊而舊所居之葉仍歸於楚而謂之葉後凡言葉公及沈諸梁老于葉皆是也然言葉則不言許矣未聞因葉本許都而稱許葉也假令納棄疾者但有葉邑之師而無遷荊之許則傳但言葉可矣何必謂之許葉乎許爲楚之附庸葉爲楚之邑不得合許葉爲一以強附於賈子書之葉也近世說此條者若顧氏亭林臧氏玉林陳氏芳林皆誤引賈子爲據而錢氏復謂左傳之許葉卽賈子之葉故具論之

形民之力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注曰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云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引

之謹案杜釋形字迂回難通今案形當讀爲刑後漢書陳蕃傳注引此正作刑民之力刑猶成也見大傳學記鄭注刑民者成民也桓六年傳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正義曰言養民成就然後致孝享是其義也之猶是也爾雅之子者是子也無逸惟耽樂之從漢書鄭崇傳引作惟耽是從力猶務也見坊記鄭注形民之力而無縱欲之心也大雅烝民篇威儀是力文義正與此同一曰而無醉飽之心者言惟成民是務廣雅曰刑治也刑民之力者治民是務也

子毋勤　祇取勤辱

十三年傳平王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釁櫟之田事畢弗致既復王問釁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家大人曰勤猶辱也以其降服而對故曰子毋辱成十七年晉厲公使辭于欒書中行偃曰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語意與此相似正義曰言子毋以見使爲勤勞失之矣定四年晉謀伐楚荀寅言於范獻子曰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辱亦謂祇取辱也昭十三年楚靈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語意亦相似鄭注檀弓曰勤勞辱之事也成九年穆姜謂季文子曰大夫勤辱是勤與辱同義

曰義也夫　猶義也夫

十四年傳三數叔魚之罪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又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引之謹案曰當爲由字之脫誤也猶讀爲由字之假借也莊十四年傳猶有妖乎正義曰由有妖蛇而厲公得入乎古者由猶二字義得通用大戴禮係傳篇猶此觀之莊四年公羊傳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孟子公孫丑篇文王猶方百里起猶竝與由同家語正論篇載

此猶正作由則曰字亦當作由寫者脫一直畫耳由義行義也孟子盡心篇曰居仁由義言大義滅親叔向能行大義故不爲末減也再言由義也夫所以深歎美之難記引孔子之言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正與由義也夫之文相類又仲尼燕居論夔曰古之人也終又曰古之人也又孔子贊禹曰禹吾無閒然矣終又曰禹吾無閒然矣美顏回曰賢哉回也終又曰賢哉回也重言嗟歎是其例也杜注曰義也夫云於義未安注猶義也夫云以直傷義故重疑之失之矣服虔讀減爲咸下屬爲句亦不辭由義也夫乃孔子歎美之辭不得屬之衆人而云咸曰也王肅家語用左傳文而承誤作曰又沿服虔之解而以咸屬下讀於爲未下注曰未薄也於或曰義下注曰或左傳作咸也或曰非也

非無賄之難　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

十六年傳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事大國夔小國不爲難也無禮以定其位之患言韓子當患無令名不宓患家無賄也僑聞爲國家者非無賄之難家貧無賄不爲難也立於職位而無善名是爲身之大患言韓子當患無令名不宓患家無賄也僑聞爲國家者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事大國夔小國不爲難也無禮以定其位是國之大患言鄭當患位不定不宓患事晉之難也引之謹案正義以難爲難易之難非也傳言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正義乃曰事大國夔小國不爲難則遺卻不能二字矣今案難亦患也之是也言君子非無賄是患而無令名是患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是患無禮以定其位是患也襄二十四年傳僑聞君

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彼言無賄之患是難卽患也昭元年傳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意亦與此同十年傳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愼亦患也言高彊之所以及於罪者患在不愼也正義曰言人居其難可不謹愼亦失之晉語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之徒二字衍說見國語言患三公子皆得立也又曰君旣許我殺大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言患里克不從也又曰夔蓺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言是之不患也蓺十七年傳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孟子離婁篇於禽獸又何難焉言於禽獸又何患也故其下文云無一朝之患也古人多謂患爲難互見前宋衞實難下

大城城父

十九年傳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杜注曰城父今襄城父城縣謂卽晉時襄城郡之父城縣各本父城二字誤倒今據水經汝水注改正惠氏補注曰高誘曰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沛國見呂氏春秋愼行篇注引之謹案二十年傳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以今輿地考之方城山在葉縣南四十里父城故城在寶豐縣西北自寶豐縣東南至葉縣六十八里又四十里而至方城山則父城故城當在方城西北百餘里正所謂方城之外也故無極謂其將以方城之外叛若沛國之城父其故城在今亳州東南去葉縣南之方城遠矣勢不能以方城之外叛無

極安得而誣之乎自高誘誤以沛國之城父爲大子建所居而闕駰十三州志見史記正義史記楚世家正義竝同其誤惠氏不能釐正而反用其說以規杜非也

札瘥天昏

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賈逵注曰短折曰天未名曰昏家大人曰昏之言泯沒也皋陶謨下民昏墊鄭注曰昏沒也傳曰寡君之二三臣若未名而夭不得謂之臣矣晉語曰晉侯將夭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晉侯亦非未名而夭者也昭二十年傳所以天昏孤疾者周語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義竝同也

私族於謀

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杜注曰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引之謹案傳言私族於謀不言於私族之謀杜說非也私族於謀而立長親者私謀於族而立長親也倒言之則曰私族於謀矣十一年傳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言唯憾於蔡也本年傳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言怒於室色於市也文義竝與此相似

棠君尚

二十年傳棠君尚謂其弟員曰釋文棠君尚君或作尹引之謹案作尹者是也杜注曰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爲棠邑大夫廣韻棠作堂引風俗通曰堂楚邑大夫五尚爲之其後氏焉尚爲棠邑大夫則是縣尹也其當作尹明甚棠尹猶言箴尹沈尹連尹耳杜注棠君亦當作棠尹爲棠邑大夫故謂之棠尹也又案注

曰棠尹奢之長子尚也則傳文本無尚字可知葢以傳言棠尹謂其弟員曰我將歸伍尚歸故知棠尹是尚若傳已稱其名曰棠尹尚則注當云棠尹尚奢之長子也必不更著其名曰奢之長子尚矣尚字後人所增釋文出棠君尚三字則唐初本已然

親戚

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家大人曰親戚謂其父也錢氏曉徵史記攷異曰五帝紀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正義云親戚謂父瞽叟後母弟象妹顓首等也案古人稱父母爲親戚大戴記曾子疾病篇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孟子盡心篇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楚世家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猶言如喪考妣也孟嘗君列傳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亦謂其父母也正義兼弟妹言之非史公之旨家大人曰錢說是也余請爲之加證管子揆度篇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以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輕重乙篇曰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后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后肉三鼎晏子外篇曰今爲人子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墨子兼愛篇曰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節葬篇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非命篇曰內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呂氏春秋遇合篇曰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

妻妾無能與居者恃君篇曰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史記
陸賈傳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皆謂父母爲親
戚也又案左傳親戚爲戮史記楚世家作父戮管子九變篇親
戚墳墓之所在墨子天志上篇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其相儆戒下篇作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
弟荀子議兵篇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漢書刑法志作歡若親
戚賈子保傅篇無恩於親戚大戴禮作無恩於父母此尤其明
證也

鄙

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家大人曰古謂野爲鄙鄙以待之
謂逺處於野以待之也故下文又言耕於鄙僖二十四年傳鄙

在鄭地氾杜彼往訓鄙爲野是也此注以爲邊鄙失之呂氏春
秋胥時篇史記吳世家五子胥傳竝作耕於野桓十一年公羊傳遷鄭于而野
留鄭仲師大司徒注引作鄙留

琴張字子開名牢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杜注曰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
正義曰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
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郎牢曰子云是也賈逵
鄭眾皆以爲子張郎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
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引之謹案賈鄭二家
之說固無明徵王肅家語亦不足信家語序曰語云牢曰子云
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

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是琴張名牢乃王肅之臆說僞託於家語者杜氏不察而用之疏矣此及孟子盡心篇作琴張莊子大宗師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論語子罕篇牢曰鄭注以牢爲子牢益據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之文（司馬彪注以子牢爲琴牢亦爲家語所誤）然亦不以爲琴張牢與琴張不得合而爲一也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亦當作琴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王肅家語未出以前不得有琴張名牢之說（辨見漢書）

齊侯疥遂疾

陸氏釋文曰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瘵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瘧也瘵又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爲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瘵已是瘧疾何爲復言遂疾乎家大人曰陸說是也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疥且瘧疥之與瘧不同病故加且字以別之若讀疥爲瘵則瘵卽是瘧豈有重復其義而言瘧且瘧者乎況疥字古音在祭部瘵字古音在之部二部之字絕不相通若果是瘵字無由誤爲疥也顏之推孔穎達以讀疹爲是（顏說見顏氏家訓）皆由昧於古音故爲曲說所惑耳

偪介之關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杜注曰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爲近關所征稅杜暴奪其私物引之謹案偪介本作偪尒（今俗作尒）尒卽邇字也偪尒二字義本相近襄二十九年傳云邇而不偪是也注本作尒近也迫近國都之關迫近二字正釋偪尒二字則正文之本作偪尒明矣祇

因尒與介字形相似故尒誤爲介而注文之尒近也亦誤爲介近也後人以介無近義而有隔義故改近也爲隔也以牽合介字不知偏與介隔義不相近不得言偏介之關且注云迫近國都之關又云爲近關所征稅皆承上近也二字言之若改近也爲隔也則全注皆不可通矣陸孔所見已是誤本故陸云介音界孔又曲爲之說云迫近國都爲關以隔邊鄙之人則讀注不審而爲誤本所惑也晏子春秋外篇作偏介之關亦後人依左傳改之案晏子諫篇云貴戚不薦善遍禰不引過問篇云佞人求君遍爾而陰爲之與（爾亦與禰同）又云左右偏禰晏子書言偏禰者多矣唯此一處作偏介與本書不合故知爲後人所改也凡經傳中禰字作尒者多誤而爲介說見穀梁傳莊十五年

取人於蒦荷之澤

鄭國多盜取人於蒦荷之澤杜注曰於澤中劫人而取其財不得謂之取人取讀爲聚（聚古通作取萃象傳聚以正也釋文聚荀作取漢書五行志內取茲謂禽師古曰取讀如禮記聚鹿之聚）人劫盜也謂羣盜皆聚於澤中非謂劫人於澤中則四出劫掠又非徒於澤中劫人也下文云與徒兵以攻蒦荷之盜盡殺之則此澤爲盜之所聚明矣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藝文類聚治政部上白帖九十一太平御覽治道部三引此竝作聚人於蒦荷之澤蓋從服虔本也杜本作取者俗字百而云於澤中劫人則誤讀爲取與之取矣韓子內儲說篇鄭少年相率爲盜處於蒦澤將遂以爲鄭禍處於蒦澤卽所謂聚人於蒦荷之澤也

古之遺愛

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杜注曰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非謂其見愛於人也以子產爲古之遺直耳史記鄭世家集解引賈逵注曰愛惠也惠亦仁也故廣雅曰惠愛仁也

迂求枉反

二十一年傳子無我迂不幸而後亾杜注曰迂恐也釋文迂求枉反恐也引之謹案求本作邱淺人改之也迂之本訓爲往來之往迂于放切說文迂往也從辵王聲引春秋傳曰子無我迂盖謂左傳僖用迂字非謂其訓爲往也訓往則義不可通僖以爲恇懼之恇恇有邱往反之音邱往與邱枉同禮器眾不匡懼鄭

注曰匡猶恐也釋文匡作恇音匡又邱往反是也迂訓爲恐則與恇同故亦音邱枉反若音求枉反則當訓爲誑欺不得訓爲恐矣鄭風揚之水篇人實迂女釋文迂求枉反誑也定十年傳是我迂吾兄也釋文迂求往反欺也與音邱往反而訓爲恐者不同淺人習見迂字有求往反之音輒改邱爲求而不知字雖同而音義則異也段氏說文注謂人實迂女之迂爲誑之假僖是也而謂子無我迂之迂亦同則非也子無我迂乃恇之假僖言子毋以是言恐懼我今日之事不幸而後亾幸猶不亾也豈誑之假僖乎

問于介眾

二十四年傳晉侯使士景伯泣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于

介眾杜注曰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釋文介音界引之謹案言眾則周之國人胥在是矣無取更言大也書傳亦無謂國人爲介眾者介疑當作方方古其字（詳見周禮六鄉之治下）問于其眾者問于周之眾庶也方與介字形相似故誤爲介杜所見本已然

莫

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杜注曰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釋文曰陽不克莫絕句引之謹案陽不克莫甚爲不辭莫然不動之解亦爲皮傅今案陽不克絕句莫當作其下屬爲句言陽氣不克其將積聚而爲旱也其莫字形相似故其譌作莫（賈子道德說篇其生氣皆集焉檀弓注斬板謂斷其繩也今本其字竝譌作莫）而漢書五行志引傳文已作莫蘇林注亦曰莫莫爾不勝爲積聚也則此字之譌其來久矣

用

成周之寶珪于河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唐石經此行凡九字比各行少一字周之寶珪四字係改刻釋文云于河本或作沈于河陳氏芳林攷正曰案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左傳云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沈於河漢書五行志作王子鼃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湛古沈字說文湛沒也）是石經刊去者乃沈字也家大人曰有沈字者是也用寶珪沈于河與用兩珪質于河文同一例（見襄三十年）用猶以也故漢志作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若無沈字則文不成義覲禮曰祭川沈襄十八年傳中行獻子禱於河沈玉而濟定三年傳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皆其證也釋文以無沈字者爲正本唐石經

刊去沈字卽因釋文而誤水經河水注云子朝取周之寶玉沈河以祈福則善長所見本亦有沈字白帖六七兩卷竝引作沈于河與史記正義同皆不從釋文也

五牲三犧

二十五年傳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服注曰五牲麋鹿熊狼野豕三犧雁鶩雉也見正義杜注曰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麕狼兎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引之謹案麋鹿之屬可謂之獸不可謂之牲牲家物也獸野物也特牲饋食禮實獸于俎上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東足內則三牲用羣獸用梅是獸與牲異不得以獸爲牲也曰六曰五曰三皆以物類言之非以所用之事言之且月令季冬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則犧牲所用亦有社稷山川何必祭天地宗廟而後謂之犧乎地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凡祭祀共其犧牲鄭注曰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也則犧牲卽在六畜之內不得以雁鶩雉當之矣今案五牲牛羊豕犬雞也三犧牛羊豕也大戴禮曾子天圓篇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牲牛曰大牢牛下羔脫羊豕二字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羊下羔脫豕字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而衍說見大戴禮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牷割列禳瘞是有五牲盧辯注曰五牲牛羊豕犬雞也誥志篇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月令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土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

黍與堯所謂五牲五穀也三犧卽三牲牲之爲大牢少牢者也桓八年公羊傳何注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羊豕凡二牲曰少牢是也養之則曰畜用之則曰牲色純則曰犧以牢禮言之則有三合雞犬計之則爲五合馬計之則爲六其實一也僖十九年傳古者六畜不相爲用昭十一年傳五牲不相爲用則五牲卽在六畜之內矣猶下文之五章五色合元計之則爲六采五聲合變宮變徵計之則爲七音耳服杜二家皆失之

季郈　郈氏　郈昭伯　郈孫

引之謹案昭二十五年傳言季郈者一言郈氏者二言郈昭伯者二言郈孫者四郈字皆當作后后者厚之俗字也說文厚古文作垕垕與后同潛夫論志氏姓篇曰魯之公族有后氏檀弓后木鄭注曰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正義曰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世本云革此云鞏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呂氏春秋察微篇魯季氏與后氏鬬雞台本后作郈後人依俗本左傳改之也據注以字爲氏則作后明矣高注曰后氏魯孝公子惠伯革之後也以字爲氏因曰后氏蓋惠伯革字厚厚與后通惠伯革之孫以王父字爲氏故其後爲后氏又謂之后孫猶公子彄字子臧見隱五年傳正義而其後爲臧孫公子督字華父而其後爲華孫也華孫見文十五年經襄十四年傳公使厚成叔弔于衛厚孫歸復命厚孫卽后孫也厚成叔亦惠伯革之後呂氏春秋觀表篇高注曰后成子魯大夫也后敬子國之子魯語韋注曰后敬子魯大夫后惠伯之元孫故稱后孫厚成叔風俗通義過譽篇作后成叔文選幽憤詩注引左傳同后昭伯漢書古今人表作厚昭伯史記魯周公世家索

隱曰系本昭伯名惡魯孝公之後稱厚氏五行志昭公二十五年劉歆以爲時后氏與季氏有隙或書其本字或書其僭字皆是也若郈則叔孫氏之邑而非惠伯革之字不得爲昭伯所受之氏臧孫之臧華孫之華豈可以爲邑名乎后旁加邑蓋傳寫者之誤也襄十四年厚成叔釋文厚本或作郈案郈亦當作后而元和姓纂引風俗通曰魯大夫郈昭伯食采於郈因氏焉已誤以后孫之后爲郈邑之郈食采於郈者叔孫氏非后氏也水經汶水注曰無鹽縣之郈鄉魯叔孫昭伯之故邑也禍及鬬雞矣又誤以后昭伯爲叔孫昭伯蓋叔孫氏食邑於郈后昭伯之后誤本又作郈因相涉而生譌謬矣

宣王有志　失志爲昏

二十六年傳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九經古義曰鄭康成周禮注云志古文識係章氏有志謂長而有知識也王伯厚以爲有撥亂之志恐非外傳曰宣王長而立之堯之亂禮係傳篇成王有知而遜大公爲師周公爲傅彼言成王有知猶此言宣王有志也哀公問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鄭注曰志讀爲識識知也子之心所知也緇衣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注曰志猶知也墨子非命中篇不志曾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亦曾不肖人也下篇志作識識亦知也楚辭天問師望在肆昌何志王注曰言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志知之也志知識知即是志與知同義志爲知識之知

又爲血氣心知之知音智哀十六年傳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志謂心知也言哀公之失禮由於自失其心知故曰失志爲昏也剡子湯問篇女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張湛注曰志謂心智

以閒先王

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杜注曰閒鍚先王之制引之謹案閒之言干也謂干犯先王之命也昭二十年傳曰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　先王之命卽上文所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是也襄十九年傳閒諸侯難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引服虔注曰閒犯也是閒與干同義上文曰王室其有閒王位謂干王位也昭三年傳曰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襄十一年傳曰或閒茲命謂干茲命也襄三年傳曰使

干大命　定四年傳曰管蔡啟商恭閒王室謂謀干王室也說見後恭閒王室下哀二十年傳曰吳犯閒上國多矣謂犯干上國也鄭語曰姜嬴荊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韋注曰言更相犯閒也閒與干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聘禮記皮馬相閒鄭注曰古文閒作干是也

官宿其業　物乃坻伏

二十九年傳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杜注曰宿猶安也正義曰夜宿所以安身故云宿猶安也謂安心思其職業服虔云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劉元卿以服義太迂曲引之謹案服訓宿爲思杜訓爲安皆於古無據且皆與下句不貫孔謂安心思其職業則尤爲迂曲今案宿讀爲倡倡古文夙字也說文夙早敬也從丮夕丮讀

若戡持也今本說文脫夕字依段注補　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隸變作夙說文又云倆古文夙又云肅持事振敬也倆夙肅古今字作倆者倆字耳　賈子保傅篇有司齋肅端冕大戴記作丞夙孟子公孫丑篇弟子齋倆而後敢言是倆夙肅竝通作倆也言居官者能敬脩其業其所掌之物乃至也上文云物有其官官脩其方又云董父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正謂此也

杜解物乃坻伏云坻止也釋文坻音旨又丁禮反正義曰若滅弃所掌之事則其物乃止息而潛伏家大人曰杜孔分坻伏爲二義非也坻讀爲底底隱也言滅弃其業而不脩則所掌之物乃隱伏而不出也廣雅底隱也曹憲音丁禮反王褒四子講德論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潛底猶潛隱也馬融廣成頌疏越蘊

幬駭洞底伏底伏猶隱伏也坻底竝與底通論衡龍虛篇引左傳坻作低低伏亦隱伏也故感虛篇又云夏末政衰龍乃隱伏

易之匜也

范氏中行氏其匜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匜也杜注曰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之是成其咎正義引劉炫曰范氏取蒐之法以爲國制雖則爲非書已廢矣縱應有禍匜已歇今荀寅更述其事又加增范氏之惡焉范氏已欲免禍今復改易之而使匜家大人曰杜劉孔三君皆未曉易字之義而強爲之詞非傳意也孔氏顨軒經學扈言讀易爲難易之易亦非　今案易之匜也四字作一句讀易者疾也速也言中行寅擅作刑器以召禍又加以范氏之舊惡是

速之使亾也史記天官書填星其居久其國福厚句易句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漢書天文志大白所居久其國利句易句其鄉凶蘇林曰易疾過也是古謂疾速爲易也引之謹案孟子梁惠王篇深耕易耨易耨亦謂疾耨也易讀如字趙注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孫奭音義易以豉切皆失之管子度地篇曰大暑至利以疾耨殺草蔵是其證齊語曰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義亦同也吳語一日惕一日暇韋注惕疾也暇徐也惕與易聲近而義同後人不知易有疾速之義故或以爲改易或以爲簡易望文生訓而古義遂失其傳矣

若爲三師以肄焉

三十年傳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杜注曰肄猶勞也釋文曰肄本又作肆家大人曰作肆者本字作肆者僭字也肆肆古字通聘禮記爲肆古文肆爲肆肆束大雅皇矣箋曰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案隱九年傳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即所謂肆也文十二年傳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杜注曰肆暫往而還也此傳曰若爲三師以肆焉彼出則歸彼歸則出義並相同

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三十一年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夫絕句杜以夫字下屬爲句失之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不可滅已杜解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曰有所謂有地也引之謹案所時也言名者人之所欲得也然有時有名而不如無名若邾黑肱之以地叛

而書名是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衛侯會公于沓何注曰黨所也所猶時也大戴禮本命篇曰婦人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言無時敢自遂也襄二十七年左傳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言晉楚時以兵威小國而後小國得以安靖也昭七年傳曰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言有時反其道以取順於民也三十年傳曰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墨子節用篇曰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此皆古人謂時爲所之證

不爲義疚

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釋文爲于僞反杜解不爲義疚曰疚病也見義則爲之引之謹案不爲義疚當作不義疚杜曲爲之說非也上文曰終爲不義下文曰懲不義也又曰作而不義文皆相承此處脫一不字耳不爲不義言不爲不義而內省多疚也不義則回邪也昭二十年傳曰君子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苟盍不義不犯非禮語意略與此同後漢書文苑傳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中論考僞篇引傳文亦作不爲義疚則後漢時傳文已脫不字）

魯君世從其失

三十二年傳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釋文從子用反失字無音家大人曰失讀爲佚佚字又作逸佚與勤正相反

言魯君世縱其佚以失民季氏世脩其勤以得民也古多以失爲佚見九經古義

元年春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　庚寅栽

引之謹案昭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與此爲一事不應已見於前年冬十一月又見於是年正月也以經考之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書於昭三十二年冬不書於定元年春則狄泉之會實在前年而不在是年明甚晉語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宏欲城成周爲之告晉敬王十年魯昭之三十二年也見韋注及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下遂云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遂田于大陸焚而从則狄泉之會實在昭三十二年韋注云魯定之元年失之辨見國語正與春秋經合然則昭三十二年傳載狄泉之會於冬十一月者爲得其實而定元年傳元年春正月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年時與月皆失其實矣元年傳又云庚寅栽杜氏長麻以爲元年正月乙亥朔辛巳爲正月七日庚寅爲十六日案辛巳庚寅皆當在昭三十二年十一月據長麻昭三十二年十一月丙子朔則辛巳在十一月六日庚寅在十五日昭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己丑正在庚寅之前一日長麻云十四日蓋十一月十四日令役十五日

遂設板築也若以庚寅栽爲正月十六日事則豈有自十一月己丑令役歷兩月之久而始設板築者乎元年傳又云城三旬而畢計當始於昭三十二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庚寅畢於十二月十五日己未（不畢於十二月者長厤云十一月小）非自定元年正月築城至二月始畢也杜氏不悟元年春正月合諸侯之大夫爲誤載前年十一月之事乃以辛巳庚寅竝屬之元年正月疏矣

孟懿子會城成周

杜注曰不書公未卽位引之謹案孟懿子會城成周卽昭三十二年經所書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也傳當屬之前年十一月誤載於是年正月耳非是年正月實有孟懿子會城成周之事而經不書也且城三旬而畢則前年十二月築城已畢（說見前）尙何正月會城成周之有

備物典策

定四年傳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正義曰服虔云備物國之儀物之備也當謂國君威儀之物若今繖扇之屬備賜魯也杜不解備物則與典策爲一也備物典策謂史官書策之典若傳之所云發凡之類賜之以法使依法書時事也引之謹案服解備物未確孔合備物與典策爲一尤屬未安竊謂備物卽服物也經傳多言服物祭義曰以具服物以脩宮室周語曰不唯是生紈之服物采章又曰服物昭庸采飾顯明皆是也士田陪敦祝宗卜史服物典策皆四字平列服與備

古字通趙策騎射之服史記趙世家作騎射之備漢書王莽傳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卽盡服厥辜皆其證凡從昏之字古多通用後漢書皇甫嵩傳注曰犈古服字繫辭傳服牛乘馬說文引作犈牛乘馬僖二十四年左傳伯服史記鄭世家作伯犈

少帛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賈逵注曰少帛雜帛也見史記衞世家集解杜預注同正義曰周禮司常云通帛爲旃雜帛爲物鄭元云通帛謂大赤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大赤是通帛知少帛是雜帛也引之謹案雜帛者謂其帛色赤白相雜也雜與少不同義不得以少帛爲雜帛且雜帛爲物物是旗名而雜帛則非旗名可謂之物不可謂之少帛猶之通帛爲旃可謂之旃不可謂之通帛也今案少帛蓋卽小白逸周書克殷篇縣諸小白孔晁注曰小白旗名齊桓公名小白蓋以旗爲名若齊大夫欒施字子旗孔子弟子榮旂字子旗之類也少與小帛與白古字竝通王藻大帛不綏鄭注帛當爲白閟二年左傳大帛之冠雜記注引作大白小雅六月白旆央央係炎爾雅注引作帛旆英英子思之子名白漢書孔光傳作帛是白與帛通少小之通書傳甚多不煩枚舉

基開王室

管蔡啟商基開王室杜注曰基毒也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正義曰基毒開亂賈逵云然是相傳訓也引之謹案毒亂之語不辭基之言基基謀也開犯也說見前以開先王下謂謀犯王室也爾雅曰基謀也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鄭注以基爲謀是也廣韻基敎也一曰謀也訓基爲敎本於宣十二年傳楚人基之脫扃注訓基爲謀疑卽此傳舊注也玉篇

詘謀也廣韻耆謀也詘基竝字異而義同

以約爲利

鑑金初宦於子期氏今本鑑譌作鑪據釋文唐石經改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杜注曰此約謂要言也引之謹案杜以上文乘人之約爲乘人之窮困故別之曰此約謂要言也其實約與利相對爲文仍謂窮困耳昭二十八年傳居利思義在約思純約與利亦相對言因楚子窮困而得見則是以約爲利檀弓曰父從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文義與此相似陸粲左傳附注曰不敢乘君父困約之時以爲利是也

如驂之靳

九年傳吾從子如驂之靳釋文云本或作如驂之有靳非也家大人曰作有靳者是也陸本脫去有字反以有有字者爲非誤矣案杜注云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己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正義云說文云靳當膺也則靳是當胸之皮也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胸上有靳故云我之從子如驂馬當服馬之靳以上正義如杜說則靳卽服馬也驂馬後於服馬故曰如驂之有靳如孔說則靳是當胸之皮也靳在服馬之胸正當驂馬之首故曰如驂之有靳若云如驂之靳則文不成義矣而疏首所列經文亦作如驂之靳則後人改孔以從陸也泰風小戎釋文引沈重音義云靳者言無常處游在服馬背上之游環也貫驂馬之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引左傳云如驂之有靳如沈說則靳是服馬背上之游環也貫驂馬之外轡以止驂之出故曰如驂之

有靳三說不同而靳上皆當有有字自唐石經依釋文刪去有字而各本遂沿其誤鄭風大叔于田正義引此亦作如驂之有靳則是孔本原有有字與沈重所引同不當改孔以從陸也

彤鏤

袁元年傳器不彤鏤杜注曰彤丹也鏤刻也陸粲附注後錄曰彤當作彫文相近而譌也家語車不彫幾器不彫鏤問禮篇惠氏定宇曰彤古彫字陳氏芳林曰案家語一本仍作彤引之謹案作彤者是也車不彫幾器不彫鏤兩彫字重出則不詞矣少儀曰車不雕幾禽器不刻鏤袁公問曰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雕字皆不重　陸說非也惠以彤爲古彫字蓋以周舟古字通彫從周聲則亦可從舟聲故彫字古作彤彤與彤相似因誤爲彤耳案說文彤丑林反船行也從舟彡聲非從彡舟聲古彫字亦無作彤者若直以彤爲彫雕鏤乃後人以意改之　楚語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韋注曰彤謂丹楹鏤謂刻桷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作蟲鏤蟲者蚰之俗字說文蚰徒冬反赤色也從赤蟲省聲管子地員篇曰蚰莖黑秀通作蟲又通作彤彤徒冬反大雅雲漢篇蘊隆蟲蟲徐邈音徒冬反爾雅作燸燸郭璞亦音徒冬反故左傳國語作彤鏤賈子吳越春秋作蟲鏤陸以彤爲彫之譌惠又以彤爲古彫字皆未考蟲鏤之文也

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五年傳景公叔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

之乎引之謹案三軍事乎不與謀師乎何黨之皆以七字爲句乎不與埋三軍事乎不與謀師乎何黨之下乎字皆衍文也景公亦而韻在句末埋古讀若貍謀古讀若媒皆在之部故與之爲韻若師字古音在脂部師六五長子帥師與尸爲韻秦風無衣篇王于興師與衣爲韻小雅節南山篇尹氏大師不宓宓我師與氐維毗迷爲韻瞻彼洛矣篇以作六師與茨爲韻大雅板篇曾莫惠我師與惕毗迷尸屎葵資爲韻昭十二年左傳爲諸侯師與淮泯爲韻皆與脂部之字爲韻而無入之部者則師與之非韻不得因師乎師乎而於之下增乎字也今弟二句衍之字弟三句末衍乎字則長短參差而韻亦不顯矣史記齊世家載此文曰景公亦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是三軍下無之字之證唐石經始衍之字　又曰師乎師乎胡黨之乎之下乎字則後人據誤本左傳加之也集解引服虔左傳注曰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服注言何所適也而不言何所適乎則傳文本無乎字可知唐石經初刻但作何黨之而無乎字此舊本之尚存者或又注乎字於之字旁則爲俗本所惑矣

潛師閉塗

六年傳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服虔注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見史記楚世家集解杜預同　引之謹案閉塗二字文不成義塗非門關之類不可得而閉也且是時方將迎惠王於國中而先絕其往來之塗則惠王無由至軍中矣塗當爲壁字相侶而誤也壁字下作土與塗同其右旁之辛又與余相侶故壁子備蛾傳篇適人辟火而復攻備梯篇辟誤作除　史記楚世家伏師閉塗徐廣曰塗一作壁列女傳楚昭越姬篇載此事亦作伏師閉壁是古本正作壁也蓋楚之諸臣恐昭王之从爲鄰國所知故作爲伏師閉壁之狀使人莫測其意也服虔作注

時傳文已誤作塗故不得其解史記作塗者乃後人以誤本左傳改之其一本作壁與列女傳合則舊本也小司馬不能審擇乃從作塗之本而以攢塗說之案攢塗者殯也殯當於寢不當於軍中且惠王未至而殯無是理也其說尤誤

先王

十三年傳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陳氏芳林攷正曰案正義曰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則先王似當作先公愔石經殘闕家語載此事亦作先王辯物篇家大人曰作先公者是也今本作先王者後人依家語改之耳桓五年正義引此正作先公

一盛

旨酒一盛兮杜注曰一盛一器也引之謹案褒大記食粥於盛鄭注云盛謂兮時杯杅也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十四年傳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杜注曰車子微者鉏商名孔叢子記問篇叔孫氏之車士子曰鉏商蓋襲用杜注也正義引服虔曰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又引家語曰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曰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引之謹案服以車爲車士是也聘禮記朕肉及廢車鄭注曰廢廢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晉語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韋注曰車車僕也則主車之人即謂之車哀六年傳有鮑子之臣差車鮑點杜彼注曰差車主車之官此傳曰叔孫氏之車士元和姓纂

殷湯子姓引風俗通義曰左傳有子鉏商蓋亦謂車爲車士故以子屬下讀是服說長於杜矣而未盡也春秋時婦人稱姓男子則稱氏族以子爲姓非也今案子鉏蓋其氏商其名也傳凡言子儀克子越椒之類上二字皆字也子服何子人九之類上二字皆以先世之字爲氏也成十六年及哀五年傳皆有公子鉏定八年傳有籍邱子鉏是春秋時多以鉏爲名字今此子鉏知非字者古人名字相應鉏與商不相應故也廣韻鉏字注曰又姓左傳有鉏麑則春秋時有以鉏爲氏者漢書古今人表有子鉏商是子屬下讀之明證也易林訟之同人子鉏執麟春秋作經蔡邕麟頌庶士子鉏獲諸西狩是子鉏連讀之明證也

爭明

十六年傳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杜讀與不仁人爭爲句明無不勝爲句注曰明無不勝言必勝家大人曰疑當讀與不仁人爭明爲句明猶彊也周語說穀雒鬬曰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亦謂爭彊也韋注曰明精氣也失之　管子四時篇風與日爭明

使處吳竟

使處吳竟爲白公家大人曰子西召勝歸楚則當使處楚竟不當使處吳竟且吳爲敵國子西安能使勝處吳竟乎唐石經此處殘缺不可考而各本皆有吳字太平寰宇記蔡州褒信縣下引此同予謂吳字乃涉上文在吳而衍請以七證明之杜注云白楚邑也白既爲楚邑則不當云使處吳竟爲白公一也上文

子西曰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謂舍諸楚竟也若云使處吳竟則與上文不合二也下文云吳人伐慎白公敗之則勝之在楚不在吳甚明若云使處吳竟則又與下文不合三也楚語子西曰欲賓之竟韋注引此文云使處竟爲白公（今本韋注竟上有吳字乃後人依誤本左傳加之與正文不合）曰處竟曰賓之竟皆指楚竟而言四也楚語又云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是白在楚竟故楚子張亦號白公五也史記五子胥傳云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號爲白公文與左傳略同而云楚之邊邑不云吳之邊邑六也周官調人疏引此作使處竟爲白公無吳字七也

魯人之皋　使我高蹈

二十一年傳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杜注曰皋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皋緩數年不知荅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爲此會引之謹案訓皋爲緩於古無據云數年不知荅齊稽首亦非也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蒙已不知荅稽首矣何待數年乎皋當讀爲咎言魯人不荅稽首之咎數年而猶不自覺故使我高蹈而來也古聲皋與咎同故字亦相通（書皋陶古文作咎繇德三十三年左傳狄人伐唐咎如書序咎單作明居咎字並與皋同音又鼛下鼓之鼛以咎得聲考工記作皋鼓後漢書馬融傳作咎鼓）文曰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正謂魯人拘守儒書故數年不知其咎也左傳多古字後人失其讀耳又案呂氏春秋知化篇子胥高蹶而出於廷高注曰蹶蹈也傳曰魯人之皋使我高蹈瞋怒貌此之謂也（以上呂氏春秋注）是高蹈爲瞋怒貌說文蹶跳也蹈亦騰躍之名故高注訓蹶爲蹈淮南原道篇曰經紀山川蹈騰崑

嵩蹈騰連文而其義相近樂記發揚蹈厲之已蚤蹈厲謂騰上也廣雅曰厲上也楚辭遠遊曰徐弭節而高厲蹈厲連文而其義相近又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列子湯問篇曰師襄乃撫心高蹈皆謂騰躍而起也凡人喜甚則高躍怒甚亦高躍故曰高蹈瞋怒貌也杜以高蹈爲遠行亦失之高蹈非遠行之謂且齊魯盟于顧顧是齊地不得言遠行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九十八終

靈川秦培瑭舊校
南海鄧翔順德馮佐勛新校